



陔餘叢考

八十二

三

15
121
3



陔餘叢考卷八

伊藤卓三  
藏書之印

南北史原委

陽湖 趙翼

耘菘



南北史原委見於李延壽自序其父大師少有著述之志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其史皆詳於本國而略於他國欲仿吳越春秋體編年紀之客於侍中楊恭仁家有宋齊梁魏四代史因漸次編輯未畢而歿延壽欲繼先志適在顏師古孔穎達下佐修各史因得齊梁陳等五代舊事目所未覩者合之家中舊本參訂編次尚多所闕貞觀十五年令狐德棻奏延壽同修晉書因復得入內府勘究宋

門  
號 121  
卷 8

齊梁三代之事十七年褚遂良又奏延壽佐修隋書十志因益得披尋校勘時史局中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已就以十志未成故未頒行延壽不敢使人抄錄乃手自繕寫又於此正史外參考雜史一千餘卷然後成書前後凡十六年既訖事呈令狐德棻閱畢始表上之時已在高宗之世此南北史始末也按延壽修史時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魏澹兩家魏書皆已流布梁陳周齊隋五史雖未頒行而延壽同在纂修之列故得抄錄以爲底本而參考雜史以成之刪去蕪詞專敘實事大概較原書事多而文省洵稱良史然其中增刪亦有不回者今以各原書核對延壽於宋齊魏三史刪汰最多

以此三史本蕪雜太甚也於梁陳周齊隋五史則增刪俱不甚多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延壽亦在纂輯之列已屬善本故也

### 南史繁簡失當處

南史於宋事惟劉穆之謝晦檀道濟諸大傳多有刪改實爲繁簡得宜其餘大都仍宋書原文而少節之如王懿張劭張敷張暢劉敬宣朱齡石毛修之傳宏之胡藩劉康祖等傳可核對也其增於宋書者類多新奇可喜易動觀聽如孝武紀增其爲皇于守彭城時魏太武大舉至城下長史張暢出與魏李孝伯語帝改服隨暢出孝伯目帝不輟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非常士也

又孝武末年好爲長夜之飲每旦盥漱又命酒俄頃數  
斗憑几昏睡或有奏事則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內外皆  
服其神明廢帝紀增其爲太子時常被孝武斥責卽位  
後欲掘孝武陵并詈孝武爲魑奴劉穆之傳增其貧時  
向妻舅乞檳榔被侮劉述傳增其視從子侯疾命取酒  
肉謂禮有疾飲酒食肉等事劉瑀傳增其與何偃並馳  
落後有牛駛馭精等語諸如此類不一而是雖足使閱  
者動色解頤兼可資談柄然南史之佳處在於刪繁存  
要而不在此瑣言碎事也其刪節舊史處亦有失之太  
簡者王鎮惡傳武帝討司馬休之鎮惡爲先鋒聞帝將  
至乃先攻斬休之將朱襄一段功績全不書檀道濟先

從武帝討盧循徐道覆積戰功甚多南史一切不載直  
從武帝不豫道濟受顧命敘起又劉道規追桓元於崢  
嶸洲兵不滿萬而桓元兵數萬奄至諸將懼欲退道規  
力持不可乃大戰破之又攻桓仙客偃月壘等功甚著  
宋書一一敘之而其下云江陵之平也道規推劉毅爲  
元功何無忌爲次功已爲末功此正見其有功不伐南  
史於戰功一概刪去但存元功次功末功數語則竟似  
道規之功本少矣劉真道傳宋書敘其與裴方明等詩  
破楊難當及其子虎戰功甚著孟龍符傳宋書敘其廣  
固之戰以單騎衝賊先奪據水源功爲第一南史皆不  
書宋書文穆王皇后傳載其弟藻尚臨用公主被妬離

婚因歷敘末世公主妬惡并載江敷辭婚一疏南史盡刪之以其與王皇后無涉也然宋書南史俱不立帝女傳則此等宮闈惡習於何見之宋書於王皇后傳牽連書之未嘗無意南史不載轉無以垂戒此又過求簡淨之失也

### 南史多用齊書原文

南史於蕭齊時事亦僅於諸大傳增減竄易以見其考核之博敘述之工其餘則多仍齊書舊文非篇々俱有改訂也如齊書本紀謂蕭氏出漢蕭何之後蕭望之乃其先祖之次因歷敘自何以下直至齊高帝世次南史則謂望之傳不載齊典所書恐乖實錄顏師古註解漢

書已正其非故削而不錄只從高帝之高祖淮陰令敘起此其紀實也他如鬱林王何妃傳增蕭坦之請殺妃所私楊珉之一事褚淵傳增其父湛之牛墮并躬自輓之淵讀書不輟父歿後有兩厨寶物在其生母郭氏處嫡母求之郭欲不與淵力勸乃與之山陰公主悅淵美請於帝召入主夜就之淵堅拒不亂明帝臨崩托顧命於淵有欲使着黃羅襪之語四貴輔政時有齊高讓增戶邑一書淵與袁粲同答一書以及在袁粲室嘯咏等事王儉傳增其說齊高受禪及氏向褚淵關說齊因建後酌定朝儀及百僚致敬世子之禮齊受禪後酌定郊祭殷祭之禮皇太子妃薨酌定宮臣之服等事劉善明

傳增其少厲清節及母陷于魏乃頗貪或問之知以將  
贖母故母歸清節益峻等事皆頗有關繫其他仍多用  
齊書無甚改易觀垣榮祖焦度張岱褚炫何戢張緒張  
融周顯王晏蕭湛蕭坦之江敷徐孝嗣蕭綯張欣秦等  
傳可核對也卽較原書稍有增加者不過瑣言碎事如  
高帝紀增其少時符瑞皇后傳增高后陳氏先與裴氏  
議婚后夢有迎車至如常人禮后不肯去繼有龍旂豹  
尾迎者乃喜從之後裴果不成婚而嫁於帝及炒胡麻  
未燃火而薪自燒等事鬱林王紀增高帝嘗拔白鬚因  
王在旁呼帝爲太翁乃止不拔豫章王疑死後見形于  
沈文季曹虎素知梁武非常人曾借錢十七萬虎已卒  
梁武卽位忘之忽夢虎來責乃送錢還其子仍擢用之  
謝超宗傳劉道隆聞武帝稱超宗殊有鳳毛乃出問超  
宗身有異毛如此之類大都新奇可喜其實無關於朝  
政之大也

南史敘事失當處

柳元景之拒魏師也薛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句  
奮擊左右皆辟易於是衆軍並鼓噪俱前魏縱突騎來  
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惟著絳衲襦襜衫馬亦  
去具裝馳入戰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  
應刃而倒此事宜敘在安都傳乃反詳於元景傳內而  
安都傳但云隨柳元景向關陝所向克捷宋蒼梧王旣

被弒齊高帝集朝貴議所立王敬則拔刀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言者血染敬則刀袁粲欲有所言敬則又叱之乃止此事應敘於敬則傳乃反詳於本紀而敬則傳不載齊高帝因荀伯玉奏太子過失遂發怒有易儲意嘗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請往東宮慰太子帝不答敬則大呼宣勅往東宮並索輿至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夕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與諸王宴飲盡歡太子得無恙此事亦應敘於敬則傳內乃反詳於伯玉傳而敬則傳不敘

南史與齊梁陳三書互異處

南史於蕭齊事多用齊書原文縱有增刪無甚歧異惟高帝紀吳喜賚酒一事齊書謂宋明帝疑帝非人臣相使喜封銀壺酒賜之高帝出迎酌飲之喜還奏帝意乃悅南史則謂高帝懼鴻不肯飲喜告以誠先飲之帝乃酌飲喜還奏明帝乃悅齊書庾泉之傳武帝嘆其風韻之美王儉以爲蟬冕所映更生風宋陛下當與以卽真南史則以此語爲柳世隆之言齊書崔慧景傳謂慧景起兵向關過廣陵崔恭祖開門納之慧景停二日渡江至京口時江夏王寶元鎮京口爲內應乃合二鎮兵奉寶元向京師南史則謂慧景與恭祖未有素約慧景至廣陵恭祖閉城不出慧景夜襲廣陵據之遣子覺赴京口寶元見其兵少恐不濟事反擊覺走之及恭祖與覺

以八千人濟江柳橙等勸寶元與慧景合乃以覺為先鋒恭祖次之慧景為都督北史梁武帝破建業執蕭寶寅將殺之寶寅逃奔於魏歷顯仕屢與梁戰後以謀反誅是寶寅仕魏三十餘年而死也南齊書寶寅傳則謂齊和帝中興二年以謀反誅是寶寅當梁武未為帝時已被刑矣蓋蕭子顯撰次南齊書在梁時有所忌諱也梁書元帝紀承聖二年魏遣郭元建治舟師於合肥南史則書齊遣郭元建按是時東魏已微政出高氏梁書從名分而言故書魏南史按實書故云齊也梁書鄧元起傳謂元起不出兵救晉壽以致陷沒蕭淵藻來代表其逗遛乃收付獄元起自縊死南史謂淵藻至求元起

良馬元起不與淵藻殺之後梁武知其枉責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據此則當以南史為確其尤互異者梁書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大潰而歸喪師辱國及通姦公主等事一字不書反大加褒美南史則一一直書略無諱飾蓋梁書多用國史記載粉飾原文而南史則參考實事也陳書後主沈皇后傳謂隋亡後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南史謂過江至毗陵天靜寺為尼名觀音貞觀初卒陳書吳明徹傳謂明徹戰敗為周師所執憂憤溝疾卒南史謂周封明徹為懷德郡公位大將軍陳書蓋以完節予之也陳書徐陵傳謂陵卒謚曰章南史謂後主為太子時以已作托為他



人者以示陵陵曰不成詞句後主銜之及卒後主已正位乃謚曰章偽侯姚察傳南史謂察父僧坦精於醫梁時爲大醫正兩宮所賜皆爲察兄弟游學之資陳書不載僧坦以醫術得幸但云知名梁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賜爲察游學之資蓋自諱其醫也

北史與魏書互異處

魏書泰常三年赫連屈丐僭稱帝北史在泰常四年魏書始光二年蠕蠕入寇詔尉普文率騎討之北史謂帝自率輕騎討之魏書始光四年滅赫連昌昌尚書聞敗夜將昌母出走車駕入城擄昌羣弟及諸母姊妹妻妾是昌母未被擄也北史不書其母出亡但云擄昌羣弟

及其母妹妻妾則是并擄昌母矣魏書太平真君七年帝自將討薛永宗永宗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北史謂擒永宗斬之其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太和十七年詔員外散騎侍郎劉承叔使於蕭蹟北史則云散騎常侍邢巒使於齊按遣使必兩人魏書凡遣使皆兩人並書北史只書正使一人此次魏書只書劉承叔蓋脫落正使邢巒也魏書前廢帝恭北史書節閔帝魏書後廢帝朗北史書廢帝魏書出帝修北史書孝武帝魏書崔潛工書二百年後姚元標亦工書見潛遺跡以爲過於已北史謂元標以爲過於其祖崔浩魏書穆紹傳元顥入洛以紹爲交郡刺史行至東郡聞顥敗而返北史不書

其受顯官職之事蓋以完節與之魏書荀頽傳李訢李  
敷之誅頽並致諫北史則云李惠李新之誅頽並致諫  
太武五王內魏書有廣陽王名建閭北史則單名建皮  
豹子之子魏書名喜北史名懷喜長孫翰之子魏書名  
平成北史名成長孫翰之弟魏書名陳北史名陵穆崇  
之孫魏書名乙九北史名九此皆互異者

北史多取魏收書

唐初修各朝諸史本欲兼修魏書因祕書省奏魏書有  
魏收魏澹二本遂不復修見唐初收澹二本具在今按  
李延壽北史魏朝紀傳則似全據收書以成之者收書  
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各為一論北史合數帝為一論而

皆取收論隳括成篇孝文紀論及皇后傳序前半篇皆  
全用收語并一字不改景穆諸子平陽王以下一卷傳  
論前半篇亦全用收語列傳中如邱堆娥清劉尼王洛  
兒車路頭司馬楚之王慧龍盧魯元陳建陸侯長孫嵩  
等悉用收原文略有刪節可核對也又收書作於齊文  
宣時故其稱高歡曰齊獻武王高澄曰齊文襄王北史  
則書渤海王高歡渤海世子高澄史體固如是也而北  
史元孝友傳云魏靜帝宴齊又襄於華林園元暉業傳  
云齊文襄嘗問暉業近日何所披覽元瑾傳云謀殺齊  
文襄事泄伏誅則竟全用收原文并此等亦不檢點改  
易矣又本紀太平真君五年二月行幸廬山下必有缺

文而北史亦書行幸廬太和六年詔以安昌殿爲內寢  
皇信堂爲中寢四下爲外寢四下二字必有訛誤而北  
史亦云四下爲外寢王瓊傳有云李崇小子青眊嘗盛  
服寵勢此四字亦必有訛誤而北史亦云盛服寵勢益  
可見北史全本收書也惟魏未先敘西魏次敘東魏及  
孝武入關一事魏收書但云帝總六軍於河橋爲斛斯  
椿等迫脅遂出於長安其下乃云齊獻武入洛遣官西  
迎車駕而不書高歡先起兵以致孝武西奔之跡此固  
收爲齊諱也北史四云帝總六軍於河橋高歡引軍東  
度帝率南陽王寶炬等以五千騎宿瀍西衆知帝將出  
夜亡者過半宇文泰遣駱超李賢和來赴高歡入洛遣  
婁昭等追帝請迴駕帝鞭馬長驚而去過河謂梁禦曰  
此水東流而朕西上此段文字乃收書所無當是取諸  
澹書耳

北史刪魏書太簡處

南北史本就各朝原史刪成然南史於原史外尚多有  
加增北史於元魏紀傳則但有刪減耳今一一核對北  
史所增於魏書者惟元謏傳增其與爾朱榮爭論遷洛  
一事元和傳增其少爲孫天恩所打後出守東陽殺其  
一家報讎之事薛辯傳增其父強辭桓溫苻堅之辟一  
事盧懷仁傳增其善與人交有太邱道廣稽生峭立皆  
非中道等語李顯甫傳增其聚宗族開李魚川以避賊

一事其他則但刪削原書十存五六絕無增輯也其刪削原書較爲簡淨者如劉文爽傳魏書載其訴父休賓功大賞薄酬對凡二千餘字北史但以一語括之唐景光傳魏書載其五經疑問十餘條北史盡刪之李孝伯傳魏書載其與張暢語幾二千字北史僅存其半此皆過舊書遠甚然又有失之太簡者莊帝時羣盜蜂起各有名號乃一切不書以冀州等七郡封爾朱榮爲太原王此亦當時一大事而亦不書元顥挾梁兵入洛陽已而敗走北史雖略書之而顥爲縣卒江豐斬首則不書孝武帝永熙元年高歡破擒爾朱天光爾朱度律送京斬之亦不書此本紀之失也尉古眷有破蠕蠕擒赫連

昌追禿髮保周窮追自殺之功和跋有取滑臺及破慕容德之功奚斤有自洛陽攻滑臺破宋將毛德祖之功原雅有襲高車東部之功長孫肥有破慕容農慕容普璘之功北史皆不書此等皆元魏創業之人是以列於功臣傳而功績一切刪之則何以列之爲功臣耶酈範隨慕容白曜南征破無鹽論降肥城及不殺兵接應沈文秀事皆得勝算薛彪子請建屯田請減近南邊民租絹亦當時要務而傳內皆不載又如奚眷有鎮虎牢鎮長安討山胡虜其妻子討沮渠得宜克其二城等功周觀有從討赫連昌從討蠕蠕從征平京從破離石胡等功是以二人俱在功臣傳乃北史盡刪之眷傳但書其

征蠕夕出別道後期伏誅之事觀傳但書其撫馭失和致部民薛永宗射死之事如此則二人乃有罪無功者何以列於功臣傳耶此又列傳太簡之失也又其於南北交兵之事尤爲簡略太平真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討楊難當魏遣古弼皮豹子等救之四年大破宋兵九年氏楊文德受宋官號魏又遣皮豹子討之擊走宋將郎啓元等與光四年宋將殷孝祖築城於清水魏遣敕文擊之天安元年宋將薛安都以彭城內屬常珍奇以懸瓠內屬宋遣張永沈攸之討安都等魏遣尉元孔伯恭等大破永攸之二年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平原守劉休賓舉城降延興元年宋將垣崇祖寇東兗州魏遣于洛侯討破之四年魏將元琛攻克齊馬頭戍梁郡王嘉破齊將虞紹之於朐山太和十二年齊將陳顯達寇邊詔元斤莫亮等禦之景明四年劉思祖破梁軍於邵陽洲擒其將張惠紹趙景悅北史本紀內皆不書其應載於列傳者如臨淮王譚破宋鄒山寨獲米三十萬又造筏渡軍斬宋將胡崇及其兵萬餘任城王澄弟暲破梁將楊公則等中山王英與蕭懿諸將戰克獲甚多齊將陳顯達攻陷醴陽魏遣穆亮討之顯達敗走梁將馬仙琕來關南築城司馬悅遣將焚其城擒劉靈秀叔孫建之攻東陽也城中竺靈夔爲地道將遁刁雍謂建宜速入城遲則人將走盡梁將王茂先入寇魏遣刁整爲楊

大眼軍司大破茂先斬梁將王花等元顯達以郢州降  
梁魏遣源子恭討之敗梁將夏侯夔又敗梁將夏侯亶  
又敗梁將胡智達擒梁將閻次洪此皆載在魏書各傳  
中而北史任城王澄傳中山王英傳穆亮司馬悅刁雍  
刁整源子恭等傳一切不書豈魏書所載本不實耶抑  
南北兩朝國史各自誇勝諱敗若一一存之則南北史  
核對多不符合故寧一切刪之以免岐互之跡耶

北史較北齊書繁簡互有得失處

北史於魏書大概刪者多而增者少以魏書本蕪雜故  
也於周齊諸書則增者甚多蓋周齊諸書修於貞觀而  
每史皆須進御兼有魏徵等為總裁故下筆不苟其有

瑣言碎事稍近於藝者類從刪削史體固應如是也然  
亦有過於簡嚴而不足以傳其人之真者北史高乾傳  
河陰之戰高昂輕敵以麾蓋自隨西人盡銳攻之一軍  
皆沒昂單騎逃至河陽太守高永洛與昂有隙閉門不  
納求繩又不得以刀穿閣未徹而追者至乃伏於橋下  
追騎迫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遂斬以去神武聞  
昂死如喪肝胆杖永洛二百周師購昂首者布絹萬段  
歲女與之及周亡猶未竟此段文字千載下猶有生氣  
而齊書但云昂奔河陽城不得入遂為西軍所害真乃  
索然無味又北史慕容紹宗傳神武臨終語世子澄謂  
可敵侯景者惟紹宗及神武歿景果反澄遣諸將往皆

敗乃遣紹宗與高岳討之景初開韓軌往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耳及開紹宗往乃曰誰教鮮卑小兒遣此人若然高王未死耶此可見紹宗素有以懾景而北齊書但云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為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乃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慎之語亦無生氣斛律光傳文宣時周人每冬月推河水以防齊師及武成時齊人每冬月推冰以防周師此可以見兩國先後強弱之迹又光被誣死後使邢祖信籍其家祖玼問得何物祖信以得宴射箭及搗奴僕棗木杖為對玼次慙此正以明光之無逆迹崔暹傳高澄妃本魏靜帝妹澄寵王昭儀欲立為正暹曰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宜廢辱此見暹之持正薛修義傳神武沙苑之敗欲徙家口於定州修義曰若晉州不守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修義請自守晉州斛律金曰還仰此漢小兒守之質其妻子神武乃使修義行晉州事此亦見修義忠於謀國而北齊書光傳暹傳修義傳皆無之此皆北史所增勝於原書者也其他如高慎傳增其出妻崔氏氏乃崔暹妹暹後得幸於高澄又盛禮嫁其妹而慎後妻李氏色美澄挑之不從及慎叛入西魏妻入逆口中乃從澄高昂傳增其母張氏先有一男令婢為湯將浴之婢偶他往有養猴繫斛投兒湯中死張積薪縛婢及猴其禁之又其兄乾求婚崔氏不得昂

與乾劫其女置村外卽勸乾野合以歸及昂死後東方  
老塑其象祀之頭輒裂再塑又裂崔悛傳增其教子弟  
答郡守莫作賊之語謂我家作賊止捉一天子下殿推  
一天子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又悛妾馮氏邢子才等  
皆與之私及入獄又與諸囚姦王昕傳增其與崔昂同  
聽鮮卑人語昂問昕解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  
唱染干似道我輩統計北史所增如此類者不一而足  
此則無所關繫徒以新奇可喜眩人耳目卽不增亦可  
也然北史亦有失之大簡者如北齊書趙郡王獻奏出  
和士開爲刺史胡太后不肯或勸獻姑緩以慰太后獻  
正色拒之謂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當守之以死  
此見其嫉惡剛正處而北史刪之司馬子如傳爾朱榮  
被誅後爾朱世隆等欲還北子如謂當回兵向京或可  
致其離潰卽不然猶可示強此亦見子如應變之略而  
北史刪之蔡傳云傷爲濟州刺史魏孝武貳於神武欲  
以腹心居濟州令御史劾傷罪神武啓復其任帝不許  
除賈顯智代之傷嚴兵守脩顯智遂不敢入此爲魏帝  
與神武交惡之始則傷傳何得不載而北史刪之慕容  
儼傳沙苑敗後儼守雍州與西魏戰二百餘日晝夜拒  
守大破魏軍擒其將郭他此見儼之忠於所事而北史  
刪之孫騰傳神武起兵騰謂朝廷隔遠不權有所立則  
衆將沮散神武乃立中興主此元朗得立之由亦當時



一大事而北史刪之斛律金傳沙苑敗後神武尚不肯  
退金以鞭拂神武馬乃退是日微金則神武幾殆北史  
亦不書又如尉長命傳北史既附其子與敬乃但誌其  
官爵而與敬戰死芒山之事則不書此又北史失之太  
簡者也

陔餘叢考卷九

陽湖 趙翼 耘松

北史與北齊書互異處

北齊書段韶傳芒山之戰神武為西將賀拔勝所窘韶  
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憚懼莫敢前遂免是韶所射乃勝  
之前驅也北史則謂韶射斃勝馬追騎不敢進乃免按  
神武紀神武敗走賀拔勝以十三騎來追稍將及神武  
韶橫射勝馬殪遂免後周書勝傳亦謂勝追神武急刃  
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北副騎至神武已遠去  
則韶所射即勝馬矣清河王岳傳岳因帝責憂悖不知  
所為數日而斃故時論以為賜酖也是尚未確指為賜

醜而北史云帝使高歸彥賜以醜岳曰臣無罪歸彥曰  
飲之乃飲而薨則賜醜係實事矣金祚傳祚隨爾朱天  
光軍天光來討神武留祚督東秦州軍事天光敗乃降  
神武是祚從天光天光敗卽降只一次降也北史謂祚  
爲賀拔岳使討仇池氏乎之未還而岳被害無所歸神  
武招之遂降後從孝武入關宇文泰除祚晉州刺史神  
武又遣尉景攻降之是凡兩度來降且非以天光敗而  
降也盧詢祖傳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北史  
謂魏收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此亦小異又北齊  
書高歡父名樹北史名樹生北齊書薛循義北史作薛  
修義北齊書爾朱榮將有孫白鷄北史作孫白雞北齊

書李義深父名紹宗北史謂名紹字嗣宗北齊書段韶  
傳有梁將尹思令北史作尹令思

北史與周書繁簡各有失當處

北史於後周事大概全據周書如韋孝寬韋叟楊擲元  
定揚薦王慶等傳悉仍周書原文無所刪改其增於周  
書者文帝紀帝初至平涼時齊神武使侯景來招帝欲  
留景以不屈乃遣之斛斯椿謂帝何不留景帝悔急追  
之已不及一事王罷傳增刺史崔亮舉罷爲長史朝廷  
不許及梁人寇峽石亮又舉之果立功又河橋敗後各  
州郡莫有固志多懷兩端罷乃大開城門任其去留衆  
感其誠信皆無異志馮景傳增賀拔岳使景於齊神武

神武與之盟欲結岳爲兄弟景還以語岳父知神武之  
奸遂不許尉遲迥傳增其起兵抗隋文時州郡據地起  
兵應之者凡數十人一一書之以見同聲響應盧辨傳  
增節閔帝使辨持節勞神武神武已立中興主欲令辨  
見之辨不屈乃止長孫紹傳增其與裴正議樂以入爲  
正全文斛斯徵傳增其與鄭譯議樂不合所上表全文  
賀若敦傳增其以負氣爲宇文護逼死臨歿語其子弼  
謂志欲平江南而不遂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當慎  
之乃引錐刺弼舌以誌戒此皆周書所無而北史增之  
較爲詳備者也然又有刪所不當刪者叱羅協傳周書  
紀其破楊辟邪之功甚詳賀拔岳傳周書爾朱榮旣害  
朝士於河陰齊神武勸榮稱帝岳諫榮乃止岳又勸榮  
殺神武以謝天下獨孤信傳周書信爲荊州刺史至武  
陶東魏遣田入能拒之又遣張齊民出信後信以兵少  
若先破齊民則東魏以爲退走益將增兵來追乃先破  
入能而齊民亦潰宇文貴傳周書貴少時助刺史源子  
雍守夏州戰功甚著又從子雍守鄴力拒不敵潛出乞  
師備極危苦李賢傳周書万侯醜奴敗後万侯道洛尚  
據原州賢使醜奴黨阿寶誑道洛出城遂克原州道洛  
又來圍城城中有賊黨爲內應引道洛入城賢力戰道  
洛乃退走賀若敦傳周書有破蜀蠻下數十柵等功陸  
騰傳周書有破蜀城蘭休祖等功伊婁傳周書有破蜀

賊王令公鄧肱及破郢賊王道肯等功劉雄傳周書齊人晉約斛律光來築通關城周遣雄使於光責其負約雄又同齊王憲拔齊伏龍等五城及以二十餘騎破吐谷渾七百騎等功北史一概不書又凡軍事為別將有功固當書即不為別將而從征有功者亦不容沒乃庫狄昌辛威田宏梁椿梁臺等傳皆從征建績而北史一概不書則凡所謂功臣者其功安在耶又如寇洛本賀拔岳偏將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眾共推洛統兵洛自以非才乃與趙貴等議迎周文主軍事北史不書其迎奉周文之由但云眾推洛為盟主統岳之眾周文至以洛為右都督洛既為盟主矣周文至何以遽出其上而以洛為都督耶子謹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時羣盜蜂起謹請於廣陽願馳往諭之於是鉄勒酋長皆來附是破野穀祿後別諭羣賊也北史刪羣賊蜂起句但云從廣陽王破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往諭之則似再諭野穀祿矣既破矣何必再諭耶此皆北史好簡之失也

北史與周書互異處

周書破六韓拔陵之將有衛可孤北史作衛可瓌周書列傳有蔡携北史作蔡儻按北齊書亦作蔡儻周書芒山之戰有太守慕容思慶北史作慕容思度周書宗室傳內廣都公名真北史名貢周書叱羅協之子名金北史名金剛周

書齊王憲之死年二十五北史年四十周書宣帝子衍封鄴王北史封萊王周書念賢不載其何處人北史謂金城枹罕人周書李弼遼東襄平人北史謂龍西成紀人周書李弼長子輝次子耀北史謂耀居長次子輝尚文帝女故以爲嗣周書獨孤信第三子穆封文成縣侯北史謂必要侯周書王謙傳有隆州刺史阿史那瓌北史作高阿那肱按北齊書高阿那肱本齊嬖臣人周從王謙起兵誅死是同謙起兵之阿史那瓌卽北齊書之高阿那肱也又按北史阿那肱傳未云齊文宣時有阿那瓌亡國之謠故文宣屢擊蠕蠕之主阿那瓌而不知亡齊者乃阿那肱其名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云則周書蓋以當時所呼爲名也周書田宏子名恭北史名仁恭周書賀若敦代人北史謂河南洛陽人

### 南北史夾敘法

南北史往々用夾敘法蓋以人各一傳則不勝其立而事之可喜者又不忍割愛故因端而芻及之如齊豫章王岳疑傳忽入荀丕一小傳虞玩之傳忽入唐高之反一事王僧虔傳忽入隙天福祿作壽塚々成而遭刑卽葬焉劉鎮之少年病篤已辨凶器後九十餘乃卒方用之崔慧景傳忽入東陽女子婁逞變服爲丈夫仕至義曹從事々發乃爲婦人服以去曹景宗傳忽入鍾山蔣帝神一事始興王憺傳忽入穰城人年二百四十歲上津

人年一百十六歲等事北史斛律光傳因光死命邢祖  
信籍其家祖珽問得何物祖信以宴射箭搗僕棗木杖  
爲對珽大慙人皆尤祖信曰好宰相尚死我何足惜此  
敘祖信正明光之無罪也因帶敘祖信少時父爲李庶  
所卿信亦詣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之一事李元忠  
傳忽附其女名法行自誓不嫁出家爲尼弟宗侃與族  
人爭田法行以已田償之由是兩家感義聞其田俱不  
取一事此等事於本傳初無甚關涉而牽連書之可以  
見事繁文省之法亦以見其好奇之過也

### 南北史復傳

南北史復傳甚多如蠻貊諸國在南者則宜載之南史  
間有與北朝通使之事卽附見於本傳中而北史不必  
立傳在北者則宜載之北史間有與南朝通使之事亦  
附見於本傳中而南史不必立傳乃林邑諸國既在南  
史矣而北史又傳之蠕蠕諸國既在北史矣而南史又  
傳之宕昌高麗亦兩史各見以及劉和薛安都蕭寶寅  
蕭綜蕭大圓蕭祇蕭泰亦南北各立傳殊屬繁複若以  
其本南朝人奔北受官則立傳於北而傳中敘明其先  
在南朝世系功績可矣如羊侃曾立功於魏後歸梁遂  
立傳於南而北史不復有傳裴叔業立功於齊後降魏  
遂立傳於北而南史不復有傳未嘗不繁簡得宜也况  
南史崔慧景傳未云舊史慧景傳後有裴叔業傳今以

其事終於魏故不復立傳於南史延壽亦自以南北並傳爲戒乃何以於劉相等復出若此不幾自亂其例耶又羊侃歸梁後立功甚著自宜立傳在南叔業則生平功績俱在蕭齊後雖兵敗降魏實未赴而卒則於北朝本無事可紀非侃之人梁立功可比自應仍傳於南而於傳未書明降魏未赴而卒之事乃反不傳於南而傳於北亦編次之未當也

據南齊書東昏紀永元二年二月裴叔業病死兄子植以壽春降虜是降魏者乃裴植而叔業

及身并未降魏也乃反立傳於此尤覺失當

蕭摩訶立功於隋又與漢王諒作亂若

循裴叔業之例則應立傳於北史乃又傳於南而不傳於北可知南北史體例亦不盡一

### 南北史自相抵牾處

南史張麗華傳麗華從陳後主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於青溪而北史高頴傳晉王欲納麗華頴曰武王代紂戮妲己今平陳不宜娶此乃斬之是南史以爲晉王所殺北史以爲高頴所殺其自相抵牾一也北史徐之才傳之才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則此語本出之才也及其自敘先世家傳又謂李神隲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神隲卽應聲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其帝女南徂則又以此言爲子昇神隲一人之語矣其自相抵牾二也北史齊孝昭帝紀幼主時帝爲常山王以楊愔等猜忌斥居

武方競前趨利而敗非因地阨少却而敗其自相抵牾者五也

南北史亦有繁冗處

南北史本李延壽承其父大師遺意刊究南北各朝事蹟勒成此書新唐書謂其有條理刪落釀詞過本書遠甚今按其書較各朝史實爲簡淨然亦有採摭新奇荒誕之事增多於舊者如敘宋武帝齊高帝微時符瑞各數千字梁武帝陳武帝符瑞則又不總敘在前而間段挿敘於紀中亦各數千字此皆好奇之過也史稱宋武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皆拒而不答延壽之識反不及此耶又敘齊東昏荒縱之事亦較齊書增多數千字沈約傳敘約先世幾至二千餘字魏收傳敘先世亦如之李謚傳後亦敘其先世累幅不盡皆未免繁費

南北史多複句

南北史雖善敘事然句法重複處太多如何遠傳遠歸家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任孝恭傳孝恭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何子平傳子平學行堅明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載顯傳顯不爲矯升衆論以此多之諸葛璩傳璩教弟子孳々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劉苞傳苞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及卒士友以此嘆惜之王敬則傳敬則與



王儉同日拜三公王儉有老子韓非同傳之戲敬則聞而不恨朝士以此多之江祜傳祜任寄雖重而不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豫章王妃庾氏傳妃能烹飪香淨適口又不妬忌上亦以此貴之蕭子雲傳子雲風神閑曠而兄弟不睦時論以此少之虞棕傳棕與人交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梁安成王秀傳秀於帝布衣昆季而小心畏敬帝益以此賢之楊公則傳公則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夏侯夔傳夔性豪侈然愛好人士賓客常滿座時亦以此稱之曹景宗傳張敬兒誅景宗遣人收葬其屍鄉里以此義之邵陵王綸傳綸輕財愛士士亦以此歸之鄭紹叔傳紹叔矜躁然能傾心接物士亦以此歸之江革傳革苟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王琳傳琳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劉彥節傳彥節保護其弟遐不肯證其毒母之事衆以此稱之又彥節既貴士子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彭城王義康傳義康聰識過人一聞必記人物以此益推服之徐羨之傳羨之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何敬容傳敬容出宅竟無餘財時亦以此稱之荀伯子傳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世人以此非之庾仲容傳仲容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江智深傳智深承孝武深眷未嘗有喜色論者以此多之沈攸之傳攸之平尋陽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

將以此多之江湛傳湛在選職頗刻覈而公平無私論者以此稱焉此南史之複句也魏廣陽王建傳建愛敬人物時人以此稱之谷渾傳渾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唐和傳和決訟不加筮楚獲實者甚多世以足稱之裴駿傳駿子修居喪以孝聞二弟一妹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時人以此稱焉宇文貴傳貴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裴伯茂傳伯茂與兄別居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楊素傳素貪財貨議者以此鄙之宇文深傳深撫從弟神舉神慶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竇毅傳毅雖任兼出納未嘗有矜情之容時人以此稱焉閻慶傳宇文護之母慶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附武帝以

此重之章孝寬傳孝寬事兄嫂甚謹親族有孤遺者必

加振恤朝野以此稱焉韋實傳帝賜以縑帛惟取一匹帝以此益重之梁椿傳椿好儉素不營資產時論以此稱焉唐永傳永性清廉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唐瑾傳瑾振恤宗族所留子孫者並磽确之地朝野以此稱之張烈傳烈遇儉歲為粥以飼飢人鄉黨以此稱之顏之推傳好飲酒多狂縱時論以此少之李業興傳性躁隘無儒者之風時人以此惡之柳昂傳昂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豆盧寧傳寧未有子養弟之子勣為嗣已而生子讚或請以讚為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仍以勣嗣時人以此多之陸通傳通雖處機密

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楊標傳標軍敗遂就擄以求  
苟免時論以此鄙之趙肅傳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  
人以此稱之李彥傳彥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宋懔  
傳懔博學有才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李衡傳衡  
得法書名畫以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襄城景王傳襄  
城頗引文藝之士當時以此稱之段孝言傳孝言招致  
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時論復以此多之邢晏傳晏  
爲其兄弟之子皆乞官而已子未從宦時人以此多之  
此北史之複句也雖卷帙繁多自不能無重叠然亦何  
至累百其詞略無變換觀史記漢書隨筆成文不拘一  
格才分之相越固不可道里計矣

南史敘事失檢處

南史敘事亦多失檢處如江祏傳既云明帝輔政祏每  
說以君臣大義是祏不欲明帝之篡矣下又云明帝神  
上有赤痣是日月相常秘而不宣祏勸出以示人是祏  
又助逆之首也庾城傳既云城在巴西魏軍圍之城固  
守糧盡將士皆齧草食土矣下又云魏軍退城上表賑  
貸不待詔輒開倉夫既有倉則齧草食土時何以不濟  
飢軍若謂無詔不敢開則兵退後又何以不待詔而輒  
開也蕭摩訶傳智若弼濟江摩訶請於陳後主出兵逆  
戰後主不許及弼至摩訶請乘其未列擊之後主又不  
許及將戰後主謂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

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是摩訶之矢志決戰可見矣乃下云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八千初無戰意後摩訶被擒又請於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許之乃入見後主俯伏流涕由前面觀摩訶請戰之意甚堅何至臨陣中變由後而觀既以後主通其妻而無戰志何又戀夕於後主而涕泣求見乎蓋延壽好奇凡有所聞事蹟皆欲臚列傳中遂不覺拉雜如此也章昭達傳既云昭達出征厨苦矣下又云昭達出征每飲食必盛設女妓音律姿容皆極其妙雖臨敵弗之廢也豈妓樂佐食能盡供一軍耶陳書武帝紀杜僧明等圍廣州武帝率兵救廣州賊衆大潰僧明遂降南史則云賊衆大潰僧明後有功業遂降其意不過帶敘一語謂僧明降後能立功耳乃云僧明後有功業遂降成何語耶豈僧明預知後有功業而降耶此皆敘事之失檢也

北史敘事失檢處

趙郡王元諶傳既謂諶與爾朱榮爭莊帝遷洛事榮怒曰何闕君事且河陰誅殺大臣君亦應在其內諶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至以河陰之殺來恐人元諶宗至迨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亦何損是諶亦能執志抗暴者乃何未何以又云諶無才識時人忽之耶元遙討擒

妖僧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其黨  
李歸伯戮於都市魏書所載甚明北史則云斬法慶傳  
首京師戮於都市則似法慶一人既斬首又戮都市矣  
魏書安同傳同被誣太宗釋之世祖監國以同為左輔  
北史則但云羣臣請治同罪世祖監國以同為左輔則  
遺却太宗釋之竟似世祖違羣議擢用矣元嶷傳城人  
王奉伯等煽逆疑出走懸門發斷疑腰而出詔尉景討  
平之嶷乃復任腰既斷矣尚能逃出復任耶毛修之傳  
修之從太武討和龍宋故將朱修之亦從駕謀欲為逆  
以告修之不聽乃止修之遂奔馮宏修之以軍功遷特  
進奔馮宏者朱修之也遷特進者毛修之也名同則應

以姓別之而北史概書修之使觀者何以辨別耶陸侯  
傳太武征赫連昌詔侯督軍脩蠕女與西平安頡攻  
尅虎牢按蠕女在北虎牢在南何以脩北而尅南耶魏  
書則脩蠕女後太武既還侯又與頡南討北史不析言  
之遂致斯謬乃雍傳魏書謂劉裕微時為刁暢所撻既  
得政先誅刁氏雍為暢故吏所匿遂奔姚興北史刪所  
匿二字但云雍為暢故吏遂奔姚興則似雍本暢之吏  
矣且上既云先誅刁氏是雍之逃以誅刁氏而逃也如  
北史所云則似因為暢吏懼株累而逃矣司馬消難尚  
齊神武女後叛入魏其妻亦隨行北史本傳云消難與  
公主不睦公主嘗翹於文宣帝是在齊時已不睦矣下

文又云其妻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則又似睦於前而隙於後段韶傳太和谷之戰北齊書謂周人以步軍上山逆戰韶且引且却待其力疲乃下馬擊之是上山者周人也北史則云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上山逆戰韶且引且却則上山者又是齊人矣

南北史自敘有失實處

李延壽作北史自敘其家傳載邢子才爲李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殮衣無常主易之而出趙郡李榮來弔嘆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禱今始見之云云然魏書李冲傳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微因冲寵遇遂爲當世

盛門而情禮淺薄期功之服殆無慘容相視窘之不加拯濟識者以此貶之則延壽自敘又未可深信或李氏素以家風著而魏收故誣蔑之耶

南史編次失當處

始安王遙光之反也劉諷柳叔夜雖甘爲之死終屬助逆乃列之孝義傳董僧慧以晉安王子懋死非其罪奮身殉難而孝義傳反無之吉翰爲刺史與籤欲活一囚因翰入關齋日呈其事以齋日本行刑也翰明日謂典籤曰卿意欲活此囚但此囚罪重不容全貸旣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乃命左右收典籤殺之特原此囚夫囚果應死不聽典籤可也卽典籤欲飢法出之亦自有

應得之罪要不至於死乃轉脫重囚而殺籤帥實爲輕重爾失乃反以此事列翰於循吏之首何其謬耶

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皆無志故沈約宋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南北史亦但有紀傳無表志隋書諸志則兼載梁陳周齊各朝制度蓋唐初修梁陳周齊隋五代史時若每史各繫以志未免繁瑣且各朝制度多屬相同合修一書益可見沿革之迹故梁陳周齊但作紀傳而志則總列之於隋書也然旣曰隋書而紀傳專記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實殊不相稱是南北史之無志旣屬缺典而隋書之兼志前代又多贅詞似應以隋書各志移於南北史之後以成完書然則觀南北史者當參觀隋志也

新舊唐書書年號各有得失

陽湖

趙翼

耘耘

各史遇一歲數改元之年書法不一有以最後所改之  
 號冠於歲首而其下仍按月書明所改號於每月之下  
 者顧寧人謂司馬溫公通鑑辨為此例非也乃溫公仿  
 宋子京新唐書而新唐書又本之李延壽南北史耳唐  
 以前各史凡一歲數改元者皆以下詔之日為始按月  
 順書如陳壽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  
 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  
 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約宋書前廢



帝卽位之次年書改元永光八月書改元景和十一月  
被弒明帝卽位書改元泰始劉昫舊唐書中宗卽位正  
月書改元嗣聖二月武后廢之書改元文明九月書改  
元光宅是也此最爲得實然亦有不明析者卽如唐高  
宗顯慶六年三月改元龍朔是年旣以六年書歲首而  
三月以後卽爲龍朔元年故次年歲首卽以二年起竟  
似六年之後繼以二年幾令閱者不甚了了南史新唐  
書通鑑以最後所改之號書於歲首誠足以醒矚目矣  
然又有窒礙而難行者如宋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以  
下永光也八月以下景和也十一月明帝卽位泰始也  
若以最後所改之號冠於歲首則是歲卽應書泰始元  
年然其時廢帝尚在明帝未立何得抹煞一帝故南史  
以廢帝後改之景和書於歲首似矣而十一月以後則  
另書泰始元年不幾於以一年作兩年乎南史又惧其  
如此乃於泰始元年之下書云是歲卽大明九年也天  
明孝武年號止有八年並無九年南史卽欲醒矚目只  
應書是年卽景和元年乃虛架以大明九年之號不亦  
誣乎新唐書則并不嫌抹殺一二帝以曲就其成例卽  
如睿宗卽位之歲五月以前中宗神龍年號也六月韋  
氏弒中宗立少帝重茂改元唐隆則少帝號也七月少  
帝被廢而睿宗立始改元景雲則景雲以前尚有中宗  
少帝二君何得盡行抹煞而預書景雲於歲首乎究不

如舊史書法為正若恐所改年號不見歲首如唐高宗顯慶龍朔故事本年既以六年起次年又以二年起不見年號恐閱者疑誤則不如每年歲首皆書年號則斷不慮其瞽目矣

按舊書又有自秦其例者高宗開耀二年二月改元永淳若循其順書之例則歲首應書二年開耀之二年也至二月始書改元永淳乃是年歲首不復書二年而即以永淳起則又何也及永淳二年十二月改為宏道元年是夕帝崩則宏道年號僅得一月且已書於永淳二年內矣而中宗紀又特書宏道元年另作一行不幾於以一年作兩年乎又武后自載初元年改十一

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明年正月為一月新舊書俱循此例故歲首起正月次臘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即為歲終故歷年紀載俱無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即次年歲首正月也直至久視元年始復唐制乃舊書萬歲登封二年尚未復唐制卻書十一月孫萬斬陷瀛州屬縣而次年又書正月不幾於以一月作兩月乎昭宗乾寧六年八月改元光化而是年正月即已書光化及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復而是年正月即已書天復天復四年閏四月改元天祐而是年正月即已書天祐不又自亂其例乎新書之年號處亦有不明者舊書武后長安年號只有四年其明年即

書神龍元年以是年有張柬之等討亂中宗復位改元神龍也此正合新書以最後所改號冠於歲首之例乃新書於是年歲首反書長安五年而中宗紀又特書神龍元年豈非自亂其例且亦以一年作兩年乎

新舊唐書本紀書法互有得失

舊唐書書法多有不合於古者史記高祖初起事稱劉季及封沛稱沛公王於漢稱漢王登極始稱帝此古法也舊唐書高祖本紀高祖初為唐王時秦公世民改封趙公乃書云徙封太宗為趙國公又高祖進位相國時隋帝令其立四親廟其時高祖尚未為帝也乃云立皇

帝祖已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第此皆書法之失者新唐書於秦公之改封則書徙封秦公世民為趙國公於立廟則書高祖進位相國立四親廟又舊書敘高祖先世處即云皇祖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陵曰永康皇考昞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廟號世祖陵曰興寧先將武德登極追尊之號敘於此處故於武德初難於再書但云追謚妃竇氏為太穆皇后陵曰壽安而已一似登極時祇追謚竇氏而不及祖考者新書則敘先世處但書祖考本官而於高祖即位後乃書追尊四代考妣及妃竇氏又舊書太宗未為帝以前於高祖本紀內即稱太宗固非及太宗為帝後則本紀內或稱帝或稱

上可矣乃貞觀三年又書夏四月太宗始於大極殿聽政皆非史法也新書則高祖本紀內太宗皆稱名太宗本紀內皆稱上又高祖傳位後太宗即位於東宮顯德殿高祖尚在太極殿直至貞觀三年始徙居於大安宮乃舊書則於高祖本紀武德九年傳位後即云尊帝為太上皇徙居宏義宮改名大安宮則似傳位之日即徙宮矣而太宗本紀內貞觀三年又書徙宮事轉起人疑新書則高祖本紀內敘明貞觀三年始徙宮故於太宗貞觀三年書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事自覺一覽瞭如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宏之死實武后殺之也舊書但書皇太子宏薨新書則書天后殺皇太子宏舊書宏傳內亦不載被弑之事但云

上元二年從上命廢五宮

尋薨新書宏傳明書之舊書武后垂拱二年封王子成義為恒

王隆基為楚王按成義等皆睿宗子是時睿宗已立為帝則其子不應書王子新書則云封皇帝子隆基為楚王又中宗之反王乃張柬之等起兵討亂遷武后於上陽宮而奉以復位也新唐書李多祚傳敬暉等定計後王同皎請太子至元武門斬關入乃舊書云張易之等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軍桓彥範敬暉等誅之是日上傳皇帝位於皇太子徙居上陽宮竟似中宗之自能討亂并傳位之出自武后矣新書則書春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子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丙午復於位又開元二十五年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竝廢為庶人舊書不言殺則但似廢而已新書則書

皆殺之。史思明既降後，至德二載即乾元元年四月復反。舊書不書，但於是年十二月書安慶緒被王師所圍，求援於思明。思明援之，復陷魏州。一似思明未嘗反，因慶緒求援而反者。新書則於是年夏四月，光書史思明殺范陽節度副使烏承恩，以反而後書援慶緒之事。又唐自穆宗以後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如武宗之立由仇士良，棄文宗不豫，矯詔立之也。乃舊書文宗紀云：「正月上不康，詔立親弟潁王漙為皇太弟，權勾當軍國事。皇太子成美復為陳王，竟似出於文宗之意矣。宣宗之立亦由馬元贇，棄武宗不豫，立為皇太叔也。舊書亦但云遺詔以皇太叔光王柝前即位，竟似武宗馮几之詔矣。」

懿宗之立亦由王宗實，元實矯詔所立也。舊書但云宣遺詔立為太子，昭宗之立亦由楊復恭，當僖宗既崩，率兵迎立之。舊書但云上暴疾，宣詔立弟壽王桀為皇太弟。是父帝崩，皇太弟即位，則更似授受得其正矣。此等大事皆不據實直書，何以示懲戒耶？新書一著之，此皆新書之法，過於舊書者也。然新書之法亦有可議者。舊書書秦王與薛舉戰敗績，新書不言秦王，但云劉文靜及薛舉戰於涇州，敗績。以是時秦王臥病，文靜主戰而敗故也。然軍令責在主帥，豈得委之偏佐乎？既據實書偏佐主戰而敗矣，則偏佐之有功者亦應據實書其姓氏。乃貞觀四年，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生

擒頡利可汗新書則書李靖俘頡利可汗以獻而張寶相不書以靖爲主帥故也參之劉文靜書法不幾自亂其例耶又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魯炅與賊將武令珣戰漁水敗績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靈寶敗績皆非與祿山戰也而新書皆書與祿山戰至德元年房琯與賊將安守忠戰陳濤斜敗績新書亦書與祿山戰賊將阿史那承慶破潁州執太守薛愿新書亦書祿山執薛愿及郭子儀敗賊將崔乾祐於潼關則又書崔乾祐而不書祿山則新書又法亦未盡一也又新書於致仕丁憂降黜皆書曰罷劉仁軌許敬宗等致仕皆書罷房元齡以母憂去職亦書罷姚元之出爲刺史亦書罷武三思辭司空武攸暨辭司徒亦書罷遂使善去者與降革無異何其漫無分別耶又房元齡以丁憂去職未幾起復舊書又法甚明新書則於其丁憂也但書房元齡罷繼又書元齡起復起復者不終喪而授以官也今但先書罷則起復二字有何來歷耶舊書神龍三年七月皇太子重俊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率兵誅武三思武崇訓遂引兵自肅章門入帝登元武樓臨軒諭之眾散去遂殺多祚重俊出奔爲部下所殺是誅三思崇訓後乃敗也新書但云皇太子以羽林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則似三思等未被殺者此又新書過於好簡之過也舊書元和五年定州將楊伯玉爲亂拘行軍司馬任廸簡

別將張佐元殺伯玉。廸簡謀歸朝，三軍懼乃殺佐元。是為亂者，乃伯玉非佐元也。而新書云：義武兵馬使張佐元反伏誅，則竟似佐元為亂首矣。新書張宏靖傳：劉總以所部內屬，詔以宏靖充盧龍節度使。宏靖充幽州，不能協軍情，為所囚數日。軍士稍悔，詣宏靖謝願改心事。之宏靖不答，眾曰：「公不赦我矣。」遂取朱克融為留後。是軍吏之囚宏靖在先，立克融在後也。乃新書本紀書盧龍軍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宏靖以反，則又紀傳之自相抵牾也。又鎮州軍亂，節度使田宏正遇害，軍中推牙將王廷湊為留後。新書本紀書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宏正以反，蓋新書之意專歸罪於

據位者。然首謀作難，與乘機攘據，究屬有間。若一概書為亂首，何以別於李茂勳等之逐帥竊據者耶？此又新書之錯誤也。貞元三年四月，李希烈為其牙將陳仙奇所醜，仙奇以淮西歸朝，詔以仙奇為淮西節度使。六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仙奇，自稱留後。詔即以少誠知節度，留後乃舊書於少誠殺仙奇一事，並不書。但云以淮西兵馬使吳少誠為蔡州刺史，知節度，留後則仙奇何往耶？新書既書吳少誠殺其節度使陳仙奇，自稱留後矣，而於李希烈之死，但書李希烈伏誅，而不書仙奇殺之之事，則仙奇之為節度，因何授耶？此則新舊書兩失之矣。

新舊唐書本紀繁簡互有得失

舊書主於詳明新書主於簡括卽如二十一帝紀舊書幾三十萬字新書僅九萬字此其大較也然舊書本紀凡生殺予奪之事皆略見其所由而新書則必一一考之列傳而殺見此亦兩書之各有得失者也今卽以本紀觀之舊書於太宗爲秦王時降薛仁果破宋金剛走劉武周擒竇建德降王世充敗劉黑闥皆詳敘其武功正見太宗年少英武算無遺策新書乃各以數語括之雖本紀體貴簡嚴然登極後命將出師皆有主帥任其功罪自可於各列傳見之未登極以前身爲總帥不詳敘於紀內將敘於何處耶前史於漢高成阜廣武之戰

光武昆陽邯鄲之戰未嘗不詳敘也又舊書武德元年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此大事也而新書不書是年李密舊將徐世勣以黎陽及河南十郡降賜姓李氏此爲世勣入唐之始二年秦王大破宋金剛僞總管尉遲敬德降此爲敬德入唐之始新書亦不書秦王擒竇建德王世充獻俘京師斬建德於市流世充於蜀新書但言建德伏誅而流世充不書貞觀四年李靖大破突厥獲隋皇后蕭氏及煬帝之孫正道送至京師新書但書破突厥而不書獲蕭后等事是年帝幸羣臣論隋文帝疑羣臣不可信故事多專決朕以天下之廣豈可獨斷以一人之慮惟當選天下之才委任責成各盡其用庶幾



於理也。舊書之正見太宗致治之本。新書亦不書。十六年詔復隱王。建成為隱太子。改封海陵。刺王元吉為巢刺王。此為慙德之悔。是歲高麗大臣蓋蘇文弒其君高武。此為征高麗之由。新書皆不書。高宗咸亨元年追王武士護葬其妻。令文武官及外命婦送至便橋。此見武后權寵漸盛。新書亦不書。儀鳳二年遣高麗王藏為朝鮮郡王。扶餘隆為帶方郡王。各歸國。安輯餘眾。此二人本高麗百濟之君。被擒入朝。至是遣還。遂世有其國。則亦一大事也。而新書不書。聖歷二年初為寵臣張易之。昌宗置控鶴府。尋改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二倖臣之見於本紀。始此。新書亦不書。中宗即位。在東都。

神龍二年正月始護武后靈駕還長安。新書亦不書。睿

宗景雲元年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此國法所當書者。新書不書。

新書中宗紀謂帝崩由韋后及安樂公主進醜而安樂公主傳反不明其事

元宗開元十三年初置彊騎。此為府兵變制之始。十七年八月五日上誕辰。百僚請以為千秋節。此後世誕日置節之始。二十四年始移考功貢舉。遣禮部侍郎主之。此為侍郎知貢舉之始。二十八年以壽王妃楊氏為女道士。號太真。此為納楊妃之始。二十九年以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為平盧軍節度使。押兩番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此為寵任祿山之始。天寶九載祿山進封東平郡王。節度使封王。自此始。十三載祿山奏立功將士請

超授告身於是權將軍者五百餘人中將者二千餘人  
此見祿山權寵之極十五載肅宗卽位靈武上皇在蜀  
使韋見素房琯崔渙賁冊書及傳國聖至此亦肅宗正  
位之大事新書皆不書至德二載上皇還自蜀肅宗奉  
迎父子相悉喜之狀舊書最詳新書盡刪之此  
等事不於將於何處紀述耶又通鑑肅宗借  
回紇兵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玉帛  
子女歸護欲如約元帥廣平王拜於  
葉護馬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  
賊守願徙命百姓軍士皆泣曰廣  
平王真爲太子時能屈已爲民

有君人之量宜於代宗紀內詳敘而新書不載代宗廣  
德二年宰臣及內侍魚朝恩與吐蕃盟於興唐寺德宗  
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悅李希烈各潛號擁  
王相連爲逆此何等大事而新書皆不書此皆新書之  
過求簡淨而失之大略者也又按舊書本紀穆宗以前  
尚稍存書法穆宗以後竟似腐爛朝報凡內而拾遺補  
闕外而刺史觀察其遷黜生卒亦一一書之真不成史  
體又如李紳李德裕以吳湘獄坐貶宣宗紀內敘此案  
幾三千字尤屬蕪穢新書懲其太煩乃別爲體例只書  
宰相之除拜罷免而方鎮惟軍亂易帥則書之其他則  
否是以紀載簡嚴絕無冗沓然其例亦有時而窒礙者

如文宗紀太和元年詔橫海節度烏重幸討李同捷十一月又云橫海節度使李寰討李同捷蓋重幸卒以官授李寰使討賊也新書不載生卒則一橫海也忽而重幸忽而李寰觀者不幾替亂耶宰相之除拜罷免既在所必書矣會昌元年二月以李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大中七年以鄭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及蔣伸高璩劉鄴王鐸崔彥昭等之人相皆一概不書則并自創之例亦更多刪削未免太簡矣至於各帝詔命及唐初九錫文禪位詔舊書一一載之累幅不盡新書盡從刪卻一洗繁蕪此則仿南北史體例又不可以太略議之也然舊書亦有失之略而新書補其所未及者高祖起兵本非素志乃太宗與劉文靜裴寂定謀後因寂以告高祖并以晉陽宮人私侍事迫之高祖乃從是太宗本謀不可沒也觀劉文靜等傳可見舊書於高祖太宗本紀絕不敘及新書獨詳之舊書敘高祖起兵時隋室大亂但云是時羣盜蜂起新書則歷敘劉武周林士宏等四五十人一則見當時羣盜鼎沸一則羣盜內魁傑者可量為立傳其餘則第見姓名於此而可不必一一立傳是雖繁而實簡也舊書但以羣盜蜂起四字括之而列傳中仍不為一一立傳則諸反者大半不見姓名成何記載耶又順宗嗣位不數月即傳位臨御日淺本無事可紀而其為太子時身歷危疑幾於廢黜賴李泌

調護得免及沮裴延齡張渠牟等入相之事韓愈所謂天下陰受其福者又德宗時宮市之弊最甚順宗為大子欲諫之王叔文曰恐有小人間之謂殿下收羣情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此亦見其留心時事并樂聽諫言之德又朱泚傳泚圍奉天德宗危甚皇太子督兵苦戰賊乃敗是順宗為太子時多有可紀自應總敘以見其為人乃舊書並無一字穆宗未為太子時吐突承璀欲立豐王暉而暉母賤不當立乃立穆宗為太子憲宗崩陳宏志殺承璀及暉穆宗始即位舊書亦不載他如武后永昌元年以薛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延載元年又以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至今鳳閣侍郎李昭德為長史鸞臺侍郎蘇味道為司馬此見武后寵<sup>侍</sup>懷義之極而舊書俱不書天寶十四載顏真卿起兵河北討安祿山張巡起兵與賊戰雍耶及永王璘反於丹徒至德二載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有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及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殺安慶緒此亦皆當時大事而舊書一概不書此又舊書之疎略也

舊唐書多因史原文

舊唐書武士彠傳贊云載窺他傳過為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是修史時未嘗無別擇乃仍有全鈔舊文而未加勘訂者如唐臨傳云臨孫紹為給事中先天二年今上講武驪山紹以修

儀注不合旨坐騎時今上既怒乃坐紹於纛下李邕遽請宜旨斬之按先天乃睿宗年號所謂今上據新唐書則元宗事也蓋元宗時方為太子講武也又徐有功傳云有功沒後中宗既贈越州刺史今上踐祚竇希瑊請以己宮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澤王上金傳亦有今上字皆謂元宗也竇威傳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六人其所謂今亦謂開元時也可見此四傳皆元宗時國史原文故曰今上也陳少游傳代宗益厚待少游上即位異加尚書所謂上者德宗也曲環傳環以戰功如特進太常卿上初嗣位土番入寇環又破之所謂上者亦德宗也此又皆德宗時國史原文也他如郭元振傳云築定遠城為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五代修史時定遠城久屬塞外何云至今賴之此亦必開元中國史原文也又崔元翰傳李汧公在滑臺辟元翰為從事按史傳例皆書名豈有稱汧公者此亦必崔氏誌傳原文也顧寧人謂舊唐書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以為修史諸臣不忘唐朝之厚意不知皆唐國史原文不及改訂耳非修史者故存忠厚也近日王西莊又謂此書修於後唐後唐自以繼唐後故以唐為本朝並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筆此亦曲為之說後唐時而猶以元宗德宗為今上乎

此非因史原文乎

舊唐書編訂之失

舊書列傳七十二卷既有楊朝晟乃九十四卷又有楊朝晟五十一卷既有王求禮乃一百二十七卷又有王求禮考其事蹟實係一人兩見並非兩人偶同姓名者又列傳目錄韋安石下有韋況而傳中竟無況韋安石傳未謂其兄叔夏另有傳然列傳中竟無韋叔夏傳編訂如此則修史之草率可知又張士貴唐初功臣乃編入高宗時諸將程務挺等傳內元獻楊皇后在楊貴妃之前乃編在貴妃後此皆舊書之失當者新書李渤裴潁李中敏李甘白居易皆元和長慶時人乃編在張柬之等五王之前此又新書之失

新唐書改訂之善

舊唐書無兵志則有唐一代府兵彍騎等制於何紀載無選舉志則明經進士諸科之沿革於何稽考列傳內無公主一門則柴紹妻之佐成帝業安樂公主之弒逆太平公主之謀變於何紀載無奸臣一門則李林甫盧杞崔昭緯崔緇郎柳璨等之奸邪於何示誡新唐書增其類一一傳之較為詳備矣舊書有志無表新書增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又舊書武后編入本紀故皇后傳內不復立傳新書則既有武后本紀又有武后傳或疑歐公作紀宋公作傳各不相謀遂致重

出不知本紀專載改朔易號出人行政諸大事而淫穢  
瑣屑之迹本紀中既不便書又不可全沒其實是以紀  
傳兩存觀傳中所敘皆本紀所不書者是不得謂歐宋  
二公彼此不相參訂也新書又增立藩鎮傳使各鎮傳  
襲殺奪展卷瞭如尤爲明晰諸傳中又有各從其類較  
爲允當者杜伏威李子和舊書皆列羣雄中子和附梁  
師都傳後然伏威降唐終於長安子和雖僭號及歸唐  
後能以臣節終至高宗時始致仕則何得尚列羣雄內  
乎新書改入唐臣列傳當矣武士護舊書列功臣內按  
士護乃武后之父唐初起兵並未與謀又無戰功可紀  
何得入功臣傳新書改入外戚楊國忠舊書在列傳新  
書亦改入外戚李湛爲李義府之子義府詔附武后而  
湛與敬暉等誅二張復中宗可謂能幹盡者舊書乃附  
於義府傳後未免皂白不分新書既列義府於姦臣傳  
而湛另附李多祥傳後舊書以狄仁傑王方慶姚璿同  
傳仁傑方慶皆忠於唐合傳固宜璿不過醇謹始終爲  
武后信任何得並書楊再思最諂武后舊書乃與朱敬  
則等止人同傳新書則改狄仁傑朱敬則郝處俊等同  
傳而楊再思與竇懷貞祝欽明等附武韋者同傳豆盧  
欽望舊書亦與朱敬則同傳新書以其依阿取容改與  
蘇味道同傳舊書張說郭元振同傳新書以說與蘇頲  
同傳以當日燕許並稱故也陳希烈舊附張說傳後以

說子均均俱降賊希烈亦降賊故連類書之然此等奸  
徒與燕公名臣同傳可乎新書則以其附李林甫乃與  
林甫同入共臣傳舊書張暉王琚王毛仲與李林甫楊  
國忠同傳按暉等三人皆盡心於元宗危難時者何至  
與林甫等奸權同傳皆書故與劉幽求陳元禮等同傳  
王鉷本王方慶之孫皆依新書子孫附其祖後之例則  
應附於方慶傳後新書以其悔權致敗另與楊慎矜等  
同傳則又各以類相從且鉷子慎矜事多相涉也吉頊  
舊書在酷吏傳新書以其能定來後臣之死及奏稱皇  
太子為元帥應募者日數千人又說張易之勸后召廬  
陵王故改入列傳與魏元同等同卷孔穎達顏師古吟  
助馬懷素皆有功經史舊書在列傳新書改入儒學李  
淳風精於術數新書改入方伎劉太真邵說干邵崔元  
翰干公異李益李賀等皆以詞藻稱別無事蹟可紀新  
書改入文藝符合奇為田悅將密詢其子璘歸朝而身  
自被害臨死罵悅不絕口此真忠節最著者舊書僅附  
其子璘傳後新書改入忠節蜀人朱泚推隱居不仕浮  
沈玩世舊書附見高士廉傳新書則另入隱逸僕固懷  
恩梁崇義李懷光等顯為叛逆朱玫王行瑜擅立襄王  
熅舊書俱在列傳新書俱改入叛臣傳李錡舊書附李  
國貞傳後新書以其叛逆亦改入叛臣傳舊書姚合言  
張光晟源休喬琳蔣鎮洪經綸彭偃七人皆入列傳按



此七人皆臣於朱泚者泚以反逆既傳於末卷此等從  
逆之徒反入列傳可乎新書盡削之而附於此傳後此  
皆新書之改正舊失斟酌盡善更無可議者又有舊書  
有傳而新書刪之者樂彥璋趙仁本趙道興張光輔劉  
從一顧況張敬則等本無事實可紀也祖孝孫事具樂  
志中傳仁均事具歷法中故亦不立傳也有舊書無傳  
而新書增之者如姜寶誼為劉武周所執逃歸又從裴  
寂討宋金剛被執不屈死此豈得無傳舊書乃不立新  
書增之昭宗母王氏雖所出甚微然帝母也豈得無傳  
新書增之并記其弟瓌除黔南節度為楊復恭沈於枯  
栢江之事蕭穎士一代文儒海內稱蕭夫子外夷亦願  
請蕭夫子為師舊書乃無傳僅於韋述傳後附數新

書增入文藝傳嗣襄王愠為朱玫所立僭偽位凡九月  
始伏誅此豈得不記載乃舊書無傳新書則附於嗣襄  
王愠之後此尤子京之考訂精博固未可輕議也

### 新唐書編訂之失

新唐書編訂亦有可議者立宗室世系表李唐二代支  
屬固屬燦然、列傳中既有諸王傳則其子孫已附於  
其祖之後雖無表亦自可稽至宰相世系表其一門數  
相如蕭氏崔氏等為之疏其支派尚屬有說其一姓僅  
一相而必為之詳敘家世不幾於代作族譜乎若欲以  
見譜學之博則又非可僅譜宰相而已此歐公好博之

過也子京又別立蕃將及宗室宰相二卷亦屬無謂既立蕃將一門則不論時代凡蕃將皆入卷內如尚可孤乃代宗德宗時人而與太宗高宗時蕃將同卷轉使觀者時代易淆其宗室宰相亦可各附其祖之後否則於其祖傳內畫明某另有傳而以其人別傳於各朝等相內自覺明晰今乃併爲一卷果何所取義耶又卓行一門尤屬蛇足陽城烏諫議裂麻一事足爲名臣則入於列傳可矣司空圖生逢末造隱居卻聘列之隱逸可矣舊畫以城入隱逸圖入文苑固非新畫別以卓行處之亦甚無謂也馬三寶舊畫在柴紹傳末新畫改列裴寂等功臣傳內然三寶本紹家奴自應附紹傳焉是苑君璋舊畫在羣雄內附於劉武周傳後新畫以其降唐改入列傳與羅藝等同卷是矣然高開道亦嘗降唐封北平郡王新畫又列之羣雄內何也或以其旣降又叛故耶然羅藝降唐後仍以反誅新畫又編入列傳亦不畫一賀知章以詩名老始致仕舊畫列於文苑當矣新畫乃入之隱逸歐陽詢父子品雖正然於經義無所發明王紹宗亦但工畫孔若恩亦祇多識古今乃俱列之儒學李百藥令狐德棻李延壽等皆精史學者而不入文藝傳晚唐詩人溫李並稱舊畫俱入文苑新畫則專列商隱而以廷筠附溫彥博傳後以廷筠乃彥博裔孫也然新畫商隱傳又云商隱本李勣裔孫則又何以不附

勣傳後耶按舊唐書勣子孫因敬業之亂誅殺殆盡貞元中有上蕃將徐舍人自言勣五世孫武后時其祖逃子蕃族屬已多不能歸然則勣子孫已無有在中國者新書謂商隱是其後亦恐未確且新書體例凡祖孫父子相繼有

官者皆於其祖傳後牽連書之如蕭瑀傳直至蕭邁等杜如晦傳直至杜讓能等劉政傳直至劉崇龜等于志寧傳直至子琮等溫彥博傳直至溫廷筠等韓休傳直至韓洄等是也乃褚亮及子遂良楊於陵及子嗣復何以又不連傳而各分卷耶李齊運亦宗室之後新書以其因言利進故不附其祖傳後而另與白志貞等同傳然此等非大奸大賢何不附於祖傳後不幾自亂其例耶王璵乃王方慶之裔孫新書以其工諂媚故亦不附於方慶傳而與楊再思等同傳然再思乃武后中宗時

人璵則肅宗時為相以之同傳可乎張易之昌宗自應另立孽倖傳乃新書以之附張行成傳後行成為唐名臣易之兄弟又非其子不過族子耳猥以相附尤屬不倫劉全諒本無可紀本傳內不過數語而其父客奴當安祿山反時為國立功其事蹟見於全諒傳者數百言不止則應立客奴傳而以全諒附於後乃新書反附客奴於全諒傳內亦輕重倒置既立藩鎮傳矣則不必更為區別但相次為傳據事直書而其人之賢否自見乃田宏正李洎盡忠王室特擢出另編列傳則其餘豈皆叛臣乎劉濟恭順不失臣節且出兵助討王承宗劉總以盧龍歸朝請天子置吏欲革藩鎮世襲之弊張仲武

始終一節爲國立功王士真歲貢常數十萬比幽魏二鎮最爲恭順王元達出兵助討劉禎王景崇亦出兵助討龐勛黃巢皆有功宏正旣另入列傳此等何以仍在藩鎮內乎然猶曰身未離本鎮也李載義歸朝後又爲山南西道節度何以仍列盧龍藩鎮內乎程懷信之子權入朝後又移邠寧節度何以仍列橫海藩鎮內乎李維簡斬關赴雖爲國純臣何以仍附於李寶臣傳乎此又新書之自亂其例者也且又有不必立傳而新書傳之者裴矩功績俱在隋朝入唐則已老無事可紀隋書已有傳矣新書何以又傳之趙光逢爲朱梁相光嗣爲後唐相於唐室無事可繫此聽其入五代史可矣新書

何以傳於趙隱之後氏叔琮朱友恭皆朱全忠之臣來監於朝者故歐公入之五代史梁臣傳中新書何以傳於柳璨傳後耶又有應立傳而新書反不立者薛懷義擅寵武后朝威震天下舊書列入外戚固非新書以其無類可歸遂不立傳僅於武后傳內紀之中宗四子最幼者殤皇帝重茂當韋庶人被誅重茂尚在帝位太平公主廢之睿宗始立此豈得無傳新書缺之舊書方技傳有僧元奘及神秀惠能等新書以其非藝術遂刪之竟使此數人不列於史抑知神仙可入方技佛教獨不可入方技乎况晉書佛圖澄鳩摩羅什曇霍等皆入藝術傳豈非前史成例而必去元奘等不入方技乎又唐

之末造李茂貞稱兵犯闕韓建邀駕臨幸殺十六宅諸王幾盡其事在王室最有關係者豈得無傳乃新書惟李克用敘入沙陀傳內餘皆無之豈以時涉五代應入五代史耶然同時楊行密劉仁恭羅紹威等新書又傳之何也況氏叔琮等皆梁臣尚入唐傳茂貞等本唐臣反不立傳乎立叛臣傳是矣然唐帥臣之叛者不少如劉闢以叛誅僅附於韋臯傳後劉展亦以反誅亦不入叛臣傳而陳少游逆迹未甚著特私附李希烈後尚增太尉董秦始終討賊立功晚年始失身於朱泚似亦可少逭其罪乃俱編入叛臣內亦頗失當黃巢朱入仕卽起兵反與在官而叛逆者不同宜別立流賊傳乃與安祿山朱泚等同列逆臣中似亦非類明史以李自成張獻忠別爲流賊傳覺斟酌盡善也又龐勛之反騷動半天下凡二歲而滅其後高仙芝黃巢等繼之唐之亡實始於此宜與黃巢等同立一傳乃僅附見於康承訓傳中此亦新書之失檢也

陔餘叢考卷十一

陽湖

趙翼

耘菘

新唐書得史裁之正

吳縝糾繆謂新書多採唐人小說但期博取故所載或全篇乖悟然李泌子繁嘗為泌著家傳十篇新書泌傳雖採用之而傳贊云繁言多不可信按其近實者著於傳是新書未嘗不嚴於別擇今按唐人小說所記軼事甚多而新書初不濫收者如王播傳不載其闍黎飯後鐘之事杜牧傳不載其揚州狎遊牛奇章遣人潛護及湖州水嬉綠樹成陰之事温廷筠傳不載其令狐綯問故事答以出在南華遂遭擯抑之事李商隱傳不載其

見擯於綯因作詩謂郎君官貴東閣難窺之事此皆載  
詩話及北夢瑣言等書贈炙人口而新書一概不收則  
其謹嚴可知然此猶裨官也劉秩爲房瑄所器瑄山兵  
嘗曰賊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郭曖尚昇平公主  
夫妻有違言爲公主所訴代宗慰郭子儀有不癡不聾  
不作阿家翁之語此等事司馬溫公及范淳甫曾採入  
通鑑則非謾聞可知而新書秩傳曖傳公主傳俱不載  
然此猶曰非舊書所有也楊綰四歲時坐客各舉一物  
以四聲呼之綰指鐵燈樹呼曰燈盞柄曲錢起客湖湘  
間遇鬼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之句後入試用以  
押官韻遂登第傳孝忠善占星姜師度喜穿漕渠時人  
語曰孝忠兩眼看天師度一心穿地史思明攻太原李光  
弼弼使人爲地道突出擒賊賊驚呼爲地藏菩薩此皆  
舊書所載新書以其稍涉於纖且俚遂削而不書則其  
立言有體較之晉書隋北史專以新奇悅人耳目者其  
卓識固不同矣段秀實傳則采柳子厚所撰逸事狀以  
增之魚朝恩傳則采蘇鶚杜陽雜編以增之舊書良吏  
傳無韋丹何易于則采杜牧樊川集以補丹采孫樵集  
以補易于此豈得謂徒據小說也亦有瑣言碎事舊書  
所無而新書反增之者如韋臯傳李白爲蜀道難以譏  
嚴武陸暢爲蜀道易以美臯此亦見臯之能好士李賀  
傳韓愈皇甫湜至其家賀卽賦高軒過及出遊得句卽

按古錦囊事陳諫傳嘗覽染署簿悉能記其尺寸賀與諫本文人無他事蹟可紀此正以見其才非好奇也

新唐書列傳隸事之當

舊唐書張柬之傳有柬之駁王元感三年喪當三十六月之論全載其文新書盡刪之以柬之功在社稷此論非所重也而其論終不可廢則反載於元感傳內舊書李寶臣傳有田承嗣被討私使人說李正已一段文字按此事應詳於承嗣正已傳內寶臣傳何必詳敘新書於寶臣傳但云承嗣以甘言給正已正已止屯諸軍亦不敢進又天子使中人馬希倩勞寶臣寶臣贖以百縑希倩怒投之地寶臣慙於是部將王武俊說寶臣私與

承嗣通謀此事自應載寶臣傳乃舊書反詳於武俊傳新書則寶臣傳詳之而略於武俊傳又武俊後為李維岳部將時為維岳所忌乃自貶損出入不過三四人此事自應入武俊傳舊書武俊傳乃不敘反敘於其子士真傳內更覺無謂新書改入武俊傳此皆新書隸事之詳略得宜也又韓昌黎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謂憲宗卽位之明年乃元和元年楊惠琳伏誅也下云又明年平蜀則應是元和二年矣然新舊唐書本紀及通鑑綱目皆書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伏誅十月劉闢伏誅則平夏平蜀俱在此一年而非次年始平蜀故梁溪漫志指昌黎又明年句為誤新書吳元濟傳全載此碑卻刪



去明年平夏句并刪去又字但云明年平蜀謂卽登極之明年也尤可見其不苟下筆如此

新唐書文筆

舊唐書列傳之文高下不等其簡當完善者類多國史原文如郭子儀傳本裴垍所撰是也一經修史諸人之手輒蕪雜不倫至有市井俗語亦一概闌入絕不檢點者今略摘數條於此如王武俊傳武俊與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高尚傳安祿山至東都見官軍四集懼而責尚曰汝元向我道萬全今四邊若此向西至關一步不通萬全何在更不須見我史思明傳思明臨死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此等語直是戲曲中打諢豈可施於

文字子京力矯其弊寧簡毋冗寧僻毋俗於舊書各傳無一篇不改竄易換大約事多而文省語短而意長過舊書遠甚一經對勘優劣自見其有彷彿古逼肖者如劉濟傳譚忠激濟伐王承宗一段文字絕似戰國策劉總謀殺濟一段文字又似左傳至其用古語處如敘戰功則第以一多字概之乃本之周禮戰功曰多及國語董安于多是也齊映傳上令前馬傳詔旨不曰馬前而曰前馬亦本之國語勾踐爲夫差前馬是也姦臣傳贊三宰嘯凶兆奪晨皇甫將蕃黃屋奔思質敗謀興元蹇崔柳倒持李宗覆張表臣珊瑚詩話謂七字韻語非史裁所宜不知此正用漢書蒯伍息夫躬傳贊之體蓋蒯伍

諸人皆姦佞故子京於姦臣傳亦倣之藩鎮傳序全用杜牧之罪言此亦倣史遷秦本紀贊全用賈誼過秦論之例可見前輩學有原本下筆不苟宜歐陽公服其用功深也舊書紀傳後有論尚仍四六體惟順宗紀則全用韓昌黎散文耳且論後有贊雖倣范史究亦繁複新書改四六為古文又刪除韻語尤為得體張巡許遠同功其事敘巡功則遠在其中新書於巡傳既詳敘戰功故遠傳不復復敘但辨其身後被誣而引昌黎之說以明之更見化裁之妙朝野僉載記李畬母事有御史祿米不出腳錢之說新書列女傳記畬母事則改腳錢曰車庸王鉷傳又曰腳直此皆避俗就雅之法通鑑裴度討蔡臨行謂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新書則云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較通鑑語更為簡勁此可見其鍊字鍊句之工也特其過求簡淨有時或不免晦澁者舊唐書武后閱駱賓王檄至一杯之王二句嘆曰有此才而不用宰相罪也新書則述后語曰宰相安得失此人舊書楊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新書改為師道妻異姓子雖似避俗然不如前夫之子為易曉况前夫子三字亦有所本魏書長孫稚傳以後妻羅前夫女妻陳興恩則未為無與也而異姓子三字轉不與通鑑董昌將僭號謂人曰識云鬼子上金床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新

書改云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即位語雖稍文然不是或人語且又遺卻卯時矣又通鑑官官揚復恭子假子守亮書曰吾披荆榛立壽王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新書改云李負心門生何則更頽弱無味矣又有全代古人作文者姜皎傳舊書載元宗宣布其功之詔係四六乃唐時原文也子京既不欲以四六入史則但摘其大意可次乃改作全篇散文首尾完善一似繙譯者薛登傳舊書載其諫選舉一疏新書既欲存之則用其原疏可矣乃通首全為代作如陳篇希恩奏記誓報等語原本所無憂獨造取古人之音自成一家言此

又從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又王璠傳舊書璠為中丞承左僕射李絳相遇不避道絳上疏論之事下兩省兩省奏元和中伊慎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今李絳所論於禮甚當是兩省因絳疏而有此議也新書則竟以兩省所引韋謙事併入絳疏中未免私智自用且評古人矣至其語用字尤多新奇者今略摘於左太子瑛傳李林甫數稱壽王美以握妃意握謂迎也時武惠妃擅寵壽王其子也林甫欲傾太子而立壽王故云握也諸公主傳懿宗女衛國公主卒許謂取灰鍊出金寶也通鑑謂取庭祭之灰汰其金也後也苑君柴紹傳唐兵與桑顯和戰紹繚其背敗之謂繞出賊瑋傳於肘變生謂變起肘腕也李廻考傳撓意諧婚謂曲意阿附裴短傳

池酒林哉即酒也字文士及傳通諄勤即通殷蕭瑀傳即通殷不

旋跬即不旋踵也蕭廩傳厲止夜行即禁止夜行也李嶠傳無所嫁非謂

所奉蘇頲傳朝興夕石謂連張說傳道暑暑謂避祈陳哀

到謂陳情切至也李甘傳齧疽刺脛謂子吮李朝傳胖然無避屈

謂秦然無裴胄傳蔓劾峭詆謂蔓以劾王翊傳良金厚革謂

所謂也康承訓傳痕痕士謂創殘孔策父傳鏟跡民伍謂編氓

也藩鎮傳序肱髀相依李正己傳輔牙相依皆謂互為李

寶臣傳嫁急熟為表裏謂急難李載義傳扶疾郵人謂郵人成

也李正己傳失液流離謂漫溺藩鎮傳贊引妖就謂即

也吳兢傳不殊如帶謂不絕李光弼傳握賊本根謂拔其李

嗣業傳以長柯斧堵進謂軍士列如堵競進也馬璘傳漂

血丹渠謂血流通滿房瑄傳十年不諧際人事謂不交涉史思

明傳築城未填謂以泥此皆極意避俗獨創者未免

好奇之過然尚多新聞可喜至其好用巨字代不可二

字如桑道茂傳福壽巨涯薛顛傳卒巨之測張巡傳時

人巨知賈餗傳巨耐何安祿山傳巨可忍又承天皇帝

傳以沒柰何為未耐何李泌傳以率爾為帥爾此則徒

以新巧避陳俗未免同卉犬篠駮之誚矣子京於鄭餘

慶傳謂其奏議好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

曉何語時人譏其不適時何以子京明譏之而又自襲

之也舊唐書亦有濫語如韋渠牟傳朝士皆剗蹄甘乱

以附渠牟

新唐書多迴護

新書於名臣完節者雖有小疵而於本傳多削之蓋亦  
爲賢者諱之意如褚遂良惡劉洎遂誣之至死是遂良  
生平第一罪過乃本傳中絕不及僅於傳贊中略見之  
而詳其事於洎傳遂良又於江夏王道宗有隙誣其子  
房遺愛謀反流象州又嘗搆盧承慶李乾祐皆坐貶及  
賤買中書譯語人地爲韋思謙所劾此皆遂良短處新  
書各見於道宗承慶思謙等傳而本傳不載馬周初爲  
御史韋挺爲大夫不之禮及周爲中書令遂沮挺入相  
又中挺運糧遼東事見挺傳而周傳不載張易之誣魏  
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證將廷辨說惶遽欲從宗璟  
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若不測吾將子子俱死  
說乃以實對元忠得免死此事見吳兢宋璟傳及通  
鑑而說本傳但云張易之誣魏元忠接說爲證說廷對謂  
元忠無不順語忤后旨流欽州而絕不及宋璟邀說之  
事張嘉貞與說同相說惡之因其弟嘉祐犯罪怵嘉貞  
素服待罪不入直遂出爲幽州刺史說代其處事見嘉  
貞傳而說傳亦不載張嘉貞爲定州刺史立頌恒嶽廟  
中有祈賽錢數十萬嘉貞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事  
見舊書而新書嘉貞傳亦不載姚崇薦李又由黃門爲  
侍郎外托引重實去其糾駁之權崇又以韓思復沮捕  
蝗事出思復爲德州刺史事見又及思復傳而崇傳不

載元宗欲相韓林李林甫知之遂薦休休既相德林甫  
乃引林甫爲相事見林甫傳而休傳不載通鑑郭子儀  
以副使張曇性剛謂其輕已聽吳曜之譖奏誅之田承  
嗣既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去而新書崔光遠傳  
子儀與賊戰沒縣光遠援之不力及光遠守魏與賊戰  
子儀亦不救故敗此數事皆子儀短處而子儀本傳不  
載趙暉與陸贄同相贄侍久在禁庭以國政爲已任乃  
徒暉門下侍郎姜公輔奏德宗云竇參嘗語臣云上怒  
臣未已帝怒乃殺參時謂公輔所奏竇參語得之贄云  
參之死贄有力焉又贄素惡于公異于邵等既輔政乃  
逐之事見暉及公輔公異等傳舊書贄傳亦載之而新

書本傳不載此皆欲以完節予其人不忍累以白辟之  
玷固用心之忠厚亦作史之通例也其於文士尤多所  
迴護如王維傳不載其入侍太平公主彈鬱輪袍求及  
第之事鄭虔汚偽命六等定罪謫台州司戶而虔傳未  
尚云終不臣賊邵說奏德宗自敘陷於史思明本末蓋  
以雪其陷賊之醜劉禹錫自作子劉子傳敘其子王叔  
文相善被貶始末亦以掩其失身之誤柳宗元遺蕭俛  
詐孟容二書亦以辨其被罪之出舊書皆不載新書一  
一補之全載其文正所以代爲昭雪舊書韓愈傳謂愈  
文之不當者如柳宗元羅池神碑李賀不應進士諱辨  
及毛穎傳近於譏戲又當時以史筆推愈及撰順宗實

錄敘事拙於取舍爲當代所非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愈  
增李漢蔣係方在顯位諸公難之韋處厚獨別撰以進  
新書於此段譏論盡刪之但云愈文奧衍宏深沛然有  
餘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不及遠甚而略無  
一語稍貶蓋子京本文人故有氣類之感觀者可以知  
其用意之所在也

### 新唐書多周旋

新唐書者其人之美於本傳而別見其疵於他傳固不  
失隱揚之意其有數人其一善事而分隸數人使各得  
專其功若不數傳參觀則竟似一人獨爲之事而與他  
人無与者此雖善欲長究非信史也吳縝糾繆已摘

數條如頡利之被擒也李靖傳則以爲張寶相所擒江夏  
王道宗傳則以爲道宗所執一張旂之死也高固傳  
則以爲固伺間斬之楊朝晟傳則以爲朝晟父海賓所  
斬一劉闢之叛也杜黃裳傳則云惟黃裳固勸不赦嚴  
綬傳又云綬以天子新卽位不可失威請必誅李吉甫  
傳又謂吉甫獨請無赦縝所糾摘已略見一端矣然不  
特此也蘇頲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殿  
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曰丐公徐  
之不然手腕脫矣是元宗誅韋后時惟頲一人執筆也  
而劉幽求傳又云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幽求手李又傳  
又云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又草定則一事也而係之

三人究未知何者爲是耶按舊唐書幽求傳元宗討韋  
廢人是夜所下制書皆出幽求而頰傳並無誅韋時執  
筆之事但云神龍中又誥皆出其手而已然則頰草制  
敏速本擅名一時而誅韋之夕實未嘗直子京強以此  
事隸之耳又通鑑穆宗得風疾裴度力請人見并上疏  
請立太子李逢吉進言曰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度請  
速下詔兩省官亦繼有疏於是敬宗得立是敬宗之立  
度与逢吉及兩省官共成之也亦見敬宗本紀而裴度  
傳則云穆宗風眩度獨到內殿求立太子遂以景王爲  
嗣則全以此事歸功於度矣李逢吉傳又獨以此事歸  
於逢吉而畧不及度則立敬宗究誰之力耶朱泚之亂  
德宗欲幸鳳翔而中止蕭復傳則云復謂上曰鳳翔乃  
泚舊部曲恐有同惡者遂不往未幾其將李楚琳果亂  
而姜公輔傳又謂帝欲赴鳳翔公輔謂鳳帥張鎰乃文  
吏軍且有變乃之奉天則德宗之舍鳳翔究何人勸止  
耶敬宗之崩也爲蘇佐明所弒劉克明矯詔立絳王悟  
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等迎立江王涵并討克明等斬  
之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門外廡是文  
宗之立全屬守澄等功度初不与知新書於文宗紀敘  
之略不及度而度本傳則云敬宗被弒度定策誅劉克  
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又略不及守澄等則并与本  
紀自相牴牾矣蓋歐公作紀據事直書子京作傳以此



事正當度作相時不得束手局外故以此歸之其實非當時寔事則轉下免阿好矣

舊唐書敘事疎誤處

劉禕之傳既敘其在武后時為相騫味道每歸過於上禕之則引為已咎以此獲后倚待矣下又云儀鳳中上番為邊患高宗問計侍臣禕之獨勸持重養威以紓百姓之急是高宗時事反敘在後武后時事反敘在前不免倒置

韋安石傳既詳敘先世其子陟即附於安石傳後則不必更述家世矣乃又云代為關中著姓人物衣冠奕世榮盛一傳中兩述先世何其不憚煩耶

張九齡傳元宗在東宮九齡拜校書郎時帝未親郊齡乃上疏請郊按既云在東宮何以云帝未親郊則所謂帝者睿宗耶元宗耶新書云元宗即位未親郊始明晰

李巽傳既云郎官來問疾巽不言病但與校書程課其夕即卒矣下又云元和四年四月卒亦太重複

李嗣業傳既云祿山反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至鳳翔謁見遂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持角為先鋒矣下又云祿山之亂兩京未復肅宗在鳳翔嗣業從廣平王收復京城亦太複

元載傳既云收載時中人董秀先杖死禁中矣下又云

中使董秀主書卓英倩以載之故皆處極法

李光弼傳中渾之戰既云擒其大將徐瑄王季授周摯矣其下懷州之拔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則周摯一人不幾兩次被擒乎

李正己傳既云侯希逸母即正己姑也則正己与希逸爲外兄弟可知下又云節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又云正己卒子納擅總兵政秘之數月乃發喪下又云正己卒納秘喪總父政仍爲亂

呂諲傳龐承鼎爲申泰之所誣諲令嚴郢鞠之上疏論列帝怒流郢建州承鼎竟得雪按新書帝不聽郢言賜承鼎死後泰芝以贓敗承鼎乃得原是承鼎被誣而死

波及郢也舊書乃不載承鼎之賜死竟似承鼎脫然無事而郢獨被其累者

### 新唐書敘事疎誤處

王雄誕傳雄誕本杜侯威部將雄誕擒李子通降汪華并以國家威德論降聞人遂安皆在杜伏威降唐之後故擒子通即送京師其論聞人遂安以國家威德亦指唐家威德也則雄誕傳應先敘明伏威降唐一語乃見雄誕之盡力於唐新書並不敘明則所謂以國家威德指伏威耶指唐家耶又於擒子通處亦不言送京師則似雄誕戰功全爲伏威出力矣

襄邑王神符傳新書既從神符後增記其五世孫從晦

矣又從、晦追溯其祖模殊顛倒失序  
徐圓朗傳圓朗通劉世徹時盛彥師方被擒在圓朗所  
恐圓朗與世徹合則勢益張乃以李密殺翟讓事阻圓  
朗此正見彥師之忠於唐新書既為彥師立傳則此事  
應入彥師傳乃反敘於圓朗傳中而彥師傳不載  
狄仁傑傳新書既敘其對武后曰匈奴犯邊使三思募  
兵無應者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則此乃迎廬陵  
王後事也乃傳內此事反敘在前而迎還廬陵王反敘  
在後

高適傳適在哥舒翰所因翰敗而逃新書謂天子西幸  
適走問道及帝於河池極言翰之忠義是適未嘗在長  
安見帝也乃上文先言翰敗帝問策將安出適以竭禁  
藏募兵為對則似翰敗後適已先見帝於朝矣下文又  
何以云走問道及帝於河池也

王鎔傳新書增鎔出兵助李克用討李存孝存孝數出  
兵攻溝壘不成袁奉紹誑之曰塹成晉王常反諸將非  
公敵也乃不出攻及塹成而存孝困遂被縛按此事本  
與鎔無涉何必於鎔傳詳之

新書張九齡傳安祿山初為張守珪裨將以戰敗守珪  
執送京師九齡謂祿山有反相請元宗誅之元宗不聽  
曰君母以王行知石勒故事而害忠良是祿山被罪時  
曾執送京師也而祿山傳則但云祿山盜羊被獲張守

珪欲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番耶何殺我守珪壯其語  
乃釋之舊唐書安祿山傳亦同則祿山之免死即在守  
珪帳下並無執送京師事也而九齡傳何以云按九齡  
進千秋金鏡錄表有云開元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張  
守珪執敗軍將安祿山送京師齡批張守珪軍令若行  
安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而赦之臣力爭謂祿山  
有反相上責臣勿以王夷甫識石勒而害忠良云云及  
祿山反後元宗思九齡先見遣中使祭之則其先執送  
京師九齡請誅自是寔事而祿山傳誤也

新書於僕固懷恩傳全敘其功而不見悖逆之跡竟似  
辛雲京駱奉先激之使叛者按通鑑等書當懷恩破史  
朝義後賊將田承嗣等皆捧馬足乞降懷恩恐賊平寵  
衰遂承制悉仍其原官使統兵柄山是河朔諸鎮終唐  
世爲患綱目分注是時薛嵩以相衛洛邢降於李抱五  
張忠志以恆趙深定易降於辛雲京抱五等人其營高  
等皆已受代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於是抱五雲京  
各表懷恩有貳心又舊書馬燧傳懷恩送回紇歸國時  
私與太原將李竭誠通謀將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乃斬  
竭誠固城自守然則懷恩之異心早已有之不待雲京  
等之激變也

新書高仙芝傳討小勃律會於土番之連雲堡之南  
因山爲柵兵九子守之城下據娑勒用川漲不得渡仙

芝殺馬以祭遂渡而成列日未中破之李嗣業傳云土  
番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川瀕水聯木作郭仙芝夜濟及  
午破之按仙芝傳所云因山為柵城下據娑勒用即嗣  
業傳所云娑勒城聯木作郭者也而仙芝傳則云兵九  
千嗣業傳則云兵十萬

蕭銑傳贊唐初羣雄惟銑最無罪當趙郡王孝恭等圍  
城時城何未破銑即出降以免生民塗炭亦有何罪而  
高祖殺之此最失刑乃新書銑傳贊謂銑詭辨易窮卒  
以誅死高祖聖矣哉此論亦甚不公矣

李淳風傳太宗得祕識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  
風對曰其兆已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夷唐子孫

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對曰天命不可違也且陛下所  
親愛四十年而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  
之更生壯者多殺而遲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按是  
時武后已在宮中而淳風之言果如此是明指武姓之  
女之在宮者太宗豈不覺悟而尚肯留之若謂因淳風  
之言而不殺太宗以李君羨小名五娘封武連郡公其  
屬邑皆有武字恐其應謠言女武王之語遂因事誅之  
是未嘗不欲除禍根者何其果於除宮外之功臣而昧  
於除宮內之侍妾也此不過作傳者欲神奇其術而附  
會之舊書既載其詳新書亦全載之何以無識若此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陽湖 趙翼 耘菘

新唐書列傳內所增事蹟較舊書多二千餘條其  
小者不必論其有必不可不載而舊書所無者今  
撮於後

楊貴妃傳舊書不載其先為壽王妃事但云武惠薨後  
庭無當意者或言楊元琰女有色乃召見妃衣道士服  
號曰太真帝太悅云云新書補之謂帝令自出妃意丐  
為女宮號太真更為壽王聘韋昭訓女舊唐書蓋國史舊  
文故有隱諱也  
憲宗郭皇后歷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為太后及宣宗即  
位宣宗母鄭氏本后侍婢有宿怨故宣宗奉后禮稍薄

后鬱不自聊登樓將自殞左右其持之乃免帝聞不  
喜是夕帝暴崩是后之不得善其終也通鑑載之甚詳  
而舊書則謂宣宗繼統恩禮愈隆於前朝大中年崩於  
興慶宮是全沒其實矣新書詳載其暴崩之事較爲得  
實又后崩後太常王暉請合葬於憲宗陵宣宗不悅令  
宰相自敏中讓之暉曰后乃憲宗東宮時元妃順宗子  
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事遂定此亦當時一大  
事乃舊書亦不載

武宗王賢妃舊書謂其事闕故不載然賢妃當武宗餌  
藥求長生而虜澤消槁妃獨憂之及武宗病亟妃誓以  
身殉帝崩遂自經常時妬妃者亦皆義其所爲事見通  
鑑則宋時尚有紀述於世此雖小事然舊書既立傳何  
得毫無事實耶新書補之亦見考據

韓王元嘉傳新書增武后詔諸宗室朝明堂元嘉遣告  
諸王謂大享後必盡誅諸王不如先事起於是瑯琊王  
冲卽發兵起此亦武后朝一大事也舊書不載  
蘇良嗣傳良嗣爲相時遇薛懷義於朝頗偃蹇良嗣怒  
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懷義曰師弟出入北  
門彼南衛宰相行來毋犯之此亦見武后之淫毒而仍  
能用正人舊書乃不載新書補之

曹王明傳其母本巢刺王妃太宗欲立爲后魏徵諫而  
止此見太宗開國之初內行有缺其後唐家累以色荒

未必不由此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懿德太子重潤傳高宗立重潤爲皇太孫裴敬彝王方慶以爲晉立愍懷子爲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既有皇太子又立皇太孫於古無例此議足爲後世法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狄仁傑傳武后欲以武三思爲皇太子仁傑力言人心未厭唐匈奴犯邊使三思募兵踰月無應者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后怒罷議後又與王方慶因論雙陸力言姑姪不如母子之親以悟后遂迎廬陵此見仁傑之忠於唐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王綝傳李德裕稱王方慶綝爲相時其子爲眉州刺史

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子今尚在遠臣之子何敢相近欲以感悟后此亦見綝之忠於唐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桓彥範傳敬暉桓彥範等斬張易之後后令太子還宮彥範曰太子不可再歸陛下應傳位太后乃臥不復言中宗由是復位此廬陵復位時一大事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姚崇傳元宗欲相崇先以十事邀說此乃相業之始復來功勳俱自此立舊書竟不載新書補之

宋璟傳新書增郝靈佺出使斬默啜首以獻璟恐天子喜邊功抑之不擢此見璟之識大體舊書不載新書補



之良有意也又增後來張嘉貞為相閱堂案見璟危言  
功論未嘗不失聲太息此尤見璟之生平  
李林甫傳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構陷人即入而思所以  
中傷者若喜而出則其家碎矣又論諸言事者曰立使  
馬終日無聲飶三品料一鳴即斥矣由是諫疏絕此皆  
**老奸**稔惡之蹟舊書不載新書增之按舊書謂林甫無  
文學嘗讀杖杜為杖杜寫弄璋為弄麀此等碎事既詳  
之而偃月堂立仗馬等事反不載何也新書於杖杜弄  
璋反刪之以所重不在此也可謂得要矣

劉晏傳新書增其薛永王璘之官璘反時晏守餘杭力  
拒之及晏被籍後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此有關晏之

品行舊書不載

田神功傳神功初受祿山偽官後率眾歸朝又以兵敗  
降於史思明既又自拔歸舊書全不載竟似未嘗失身  
於賊者新書補之

段秀實傳新書增郭晞軍士縱暴秀實斬十七人及大  
將焦令謏青農祖秀實賣馬代償令謏愧死二事皆舊  
書所無按此出柳宗元所記段太尉逸事狀謂之逸事  
必是國史所本無者宗元蓋嘗見國史本傳故另作狀  
以著之由此以推可見舊書全抄國史原本新書則參  
考他書成之亦見子京用功之深也

盧杞傳杞以私憾陷顏真卿使於李希烈被害又崔寧

以播遷咎杞、卽評寧反帝殺之此等事正見杞之好惡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鄭注傳中丞王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注奏言願入護喪實欲俟羣閹送喪以鎮兵悉擒誅之李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遂有甘露之變此等大事乃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夔王滋傳昭宗命滋領侍衛諸軍帝將幸太原韓建邀次華州惡諸王將兵誣以他語遂罷其兵柄使歸十六宅矯詔以兵圍而殺之凡十一王此何等事舊書竟不

載新書於此

朱玫傳宰相蕭遘密召玫迎帝玫趨鳳翔田令孜劫帝

走玫追不及乃立襄王煊此何等事舊書不著其詳新書補之

仇士良傳甘露變後士良恣橫益甚劉從諫以李訓所移誅宦官書騰於朝請王涯等罪名欲以死清君側累指士良等罪惡文宗倚其言差自強士良憤文宗與訓注同謀夜半命直學士崔慎由草廢立詔引至帝所而數帝過失帝俛首而已慎由以死自誓士良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送慎由出曰毋泄禍及爾族慎由記其事藏篋中將歿以授其子緇郎故緇郎終與朱全忠盡誅宦官也士良請老還第中人送之士良戒以事天子不可令閒暇觀書史見儒臣但以聲色狗馬惑其心而

已此數事皆當時閹禍可垂戒後世者舊書不載新書  
增之

田令孜傳令孜擅權所爲不法拾遺侯昌蒙劾之反賜  
死黃巢之亂令孜導帝幸蜀賞勞不及黃頭軍將變  
帝与令孜保東城自守拾遺孟昭圖上疏宜与宰相羣  
臣共安危令孜矯詔貶昭圖使人沉之於江楊復光之  
黨曹知愨遣人入長安攻賊營帝將還知愨擁眾散關  
欲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忌之密令王行瑜以兵襲  
殺其眾令孜又募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部分左  
右爲十軍統之此皆令孜罪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來俊臣傳俊臣子誣樊戩以謀反誅戩子訴闕下不得

奏因自刎腹死上巳日俊臣与其黨集執門題縉紳名  
於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中昭德知之乃令衛  
遂忠發其毒言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  
衛謀反方俊臣用事託天官選者二百餘員及敗有司  
自首武后詰之對曰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族  
此皆見俊臣之惡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顏泉明傳顏泉卿之子泉明先從泉卿討賊泉卿敗泉  
明客壽陽史思明獲之械送幽州間關得免後爲卿令  
遷彭州司馬皆有善政孤藐相從百口飡粥不給無悔  
嘆此忠臣之後之能世其家者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舊唐書所載亦有不應刪而新書反削之者今亦

錄於後

和思趙皇后傳舊書載其死後莫知瘞所將招魂葬之  
祔於中宗陵彭景直上言招魂非古法宜據漢書郊祀  
志葬黃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禕衣祔葬按此可  
備變禮之用宜存新書不載

順宗王皇后傳舊書載后崩後公卿進謚議欲告天地  
宗廟禮院奏曰曾子問賤不誅貴幼不誅長故古者天  
子稱天以誅之皇后之謚則讀於廟江都集禮引白虎  
通曰皇后何所謚之以爲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爲  
於郊故天子謚成於郊皇后謚成於廟詔從之又初稱  
謚曰莊憲王太后禮儀使鄭綱引開元中昭成皇太后

謚號之議謂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義繫於子  
今百司移牒恐不合除太字至神主入廟始當去之此  
亦議禮故事新書不載

封常清傳舊書載其臨刑時遺表全文蓋以明其心跡  
且著其枉也新書節之不過一二語雖覺簡淨殊少意  
味

李嗣業傳查積寺之戰嗣業以長刀陷陣固爲戰功第  
一及收長安後進取東都新店之戰王師又敗郭子儀  
已爲賊兵所包賴嗣業與回紇夾擊賊始遁去此亦嗣  
業大功也舊書詳之新書乃不錄

渾瑊傳舊書載瑊爲會盟使與王番盟梨樹園爲土番

所劫之事甚詳新書但云爲結贊所劫副使以下皆陷  
惟瑛得免按梨樹園劫盟乃當時一大事瑛爲會盟使  
則此事不詳於瑛傳而詳於何處耶新書益恐形瑛之  
失策故略其詞耳

李吉甫傳舊書吉甫監修國史上問時政記何事對  
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左史記  
言卽今起居舍人右史記事卽今起居郎永徽中宰相  
姚璿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請隨奏對而記於使下以  
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此於朝制有關係新書刪之  
張濬傳濬建議討李克用舊書全載克用訴表正見濬  
之孟浪生事及克用之負氣不恭新書盡刪之豈爲濬

諱耶抑爲克用諱耶

王處存傳舊書黃巢據京師處存選驍卒五千以白縵  
爲號夜入京賊已遁軍人皆釋兵爭據第宅坊市少年  
多帶白號劫掠賊偵知之自灞上復襲京師市人以爲  
王師歡呼迎之處存爲賊所迫收軍還營賊怒召集兩  
市丁壯七八萬殺之血流成渠此亦一大事新書不載

新舊唐書有彼此互異者今據通鑑綱目唐鑑貞  
觀政要五代史北夢瑣言等書稍爲訂正於後

鄴國公薨舊書在武德二年五月新書在八月按綱目  
皇泰二年八月唐鄴國公薨隋之皇泰二年卽唐高祖  
武德二年也薨以八月與新書同

突厥殺劉武周舊聿在武德三年秋新聿在武德五年  
秋按綱目聿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劉武周及金剛  
走死在武德三年夏四月而分注謂是時武周聞金剛  
敗懼而走突厥久之謀亡歸馬邑事泄爲突厥所殺其  
曰久之則原非一時之事蓋武周之逃在三年而被殺  
在五年也

皇太子建成破劉黑闥舊聿在武德五年冬新聿在六  
年春按綱目武德五年冬淮陽王道元擊黑闥敗沒十  
一月始遣建成擊之十二月兵至昌樂黑闥亡走六年  
正月諸葛德威擒黑闥以獻斬之是破黑闥在五年冬  
斬黑闥在六年春舊聿并與一時誤

舊聿元和四年十月立鄧王寧爲皇太子大赦新聿立  
太子在是年閏三月大赦在十月按綱目是年閏三月  
制降擊囚蠲租稅此卽大赦也是月又聿立鄧王寧爲  
皇太子是立太子在閏三月與新聿同然綱目赦在前  
立太子在後非因立太子而赦也三聿俱不合未知孰  
是

李密致聿唐公欲自爲盟主及唐公答聿僞相推奉之  
事舊聿敘在殺翟讓之後新聿敘在殺翟讓之前按密  
自殺讓後聲勢益盛則致聿高祖應在此時然通鑑綱  
目俱聿此事在殺翟讓之前蓋密自取興洛倉讓推密  
稱魏公則已爲羣雄中巨擘而唐祖是時方起兵勝敗

未可知故密以勢相凌有自爲盟主之意唐祖亦爲相推奉以驕之及密殺讓時唐祀已取長安密豈復敢以勢相凌也閱綱目所書先後次第自是舊書應誤

舊書江夏王道宗傳征高麗時道宗与李靖司馬先鋒新書則云与李勣司馬先鋒按靖傳征遼時靖已老太宗雖欲用之以其老不果而勣寔在行則道宗所同李勣非李靖也舊書誤

舊書魏元忠傳元忠陷周興獄詣帝將刑則天以其平敬業功免死流配貴州方臨刑時則天先令傳聲監刑者遽欲釋之元忠曰未知勅虛實豈可造次徐待宣勅然後起謝尋詔還爲御史中丞又爲來俊臣侯思止所

陷再流嶺南新書則以此臨刑傳故事謂爲來俊臣所陷而俊臣獄之前先爲周興所陷當死以平楊楚功得流俊臣獄之後又爲侯思止所陷仍貶於嶺南是元忠凡三被流周興獄一也來俊臣獄二也侯思止獄三也舊書則僅周興一次俊臣思止并作一次凡兩被流而已然舊書又云前後三被流則天問曰卿何以累被得謫然則元忠在武后時被流者凡三當以新書爲是舊書敬暉等誅張易之兄弟時薛季昶勸并誅武三思等暉與張東之不肯及三思附韋后得柄東之嘆曰主上昔稱勇烈吾留諸武冀上自誅耳是不誅諸武由暉及東之之誤也新書敬暉及桓彥範傳則謂季昶勸時

暉亦苦諫而彥範不從是暉亦欲誅諸武者其誤乃由  
彥範也又以畱諸武待上自誅之語爲彥範之言今按  
通鑑二張之誅也李昶謂東之暉曰二兇雖除產祿猶  
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  
肉耳是暉及東之皆不肯誅諸武與舊書所記同其畱  
諸武待上自誅之語亦以爲東之所言然則當以舊書  
爲是

舊書王同皎謀誅武三思爲同謀冉祖雍所告乃被殺  
新書謂宋之遜兄之問嘗舍同謀張仲家知其事令之  
遜之子曇密告三思按通鑑宋之問及弟之遜乃密告  
三思遂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等謀殺三思廢皇  
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據此則告同皎者出於  
之遜兄弟况冉祖雍本於三思在五狗之列同皎豈肯  
與之同謀耶當以新書爲是

舊書謂王鉷權盛時雖李林甫亦畏之新書謂鉷雖得  
君然畏林甫謹事之按舊書安祿山傳李林甫爲相朝  
臣莫敢抗禮祿山來謁不甚聲折林甫召鉷至趨拜  
甚謹祿山乃悚息是鉷之事林甫固甚謹舊書既詳其  
事於祿山傳而鉷傳反云林甫亦畏之何耶

舊書韋見素傳祿山因忠爭寵時見素無所是非遂至  
凶逆犯順不措一言新書見素傳則謂祿山請以番將  
三十二人代漢將見素力言於帝謂祿山反狀甚明按



綱目分注是時見素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耶見素極言反已有迹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与新書同當以新書為是

舊書安祿山傳楊國忠屢奏祿山必反天寶十二載上令輔璆琳覘之得其厚賂還盛稱其忠國忠又云召必不至乃召之十三載謁於華清宮遂以為左僕射遣回新書十三載祿山未謁華清宮明年國忠謀授祿山宰相制未下帝使輔璆琳賜大柑因察之璆琳得厚賂還言無他帝遂不召據舊書則璆琳之遣在十二年據新書則在十四年今按通鑑綱目二書十三載祿山入朝帝欲加以平章事國忠謂祿山目不知書乃以為左僕射十四載國忠又請除祿山平章事召入朝而以賈循等分領祿山所部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璆琳覘之璆琳得賂還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曰祿山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勿憂也乃止正与新書同當以新書為是

貞元三年射生將韓欽緒等与妖僧李廣宏謀反舊書本紀謂欽緒以游瓌子特赦之新書本紀則云韓欽緒伏誅按舊書游瓌傳謂李廣宏謀反事發德宗命內官捕其黨子斬之而不明言欽緒之或殺或赦新書游瓌傳欽緒奔邠州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懼并執欽緒二子送京師帝赦之既曰捕斬以狀示游瓌矣則欽

緒已被斬可知也况游瓌懼誅并以欽緒之子送京師  
敢匿欽緒乎通鑑欽緒亡抵邠州械送京師与軟奴即廣宏  
等皆腰斬是欽緒之伏誅通鑑与新書皆同舊書所謂  
赦之者蓋誤以赦欽緒之子為赦欽緒耳

魚朝恩之死舊書上罷朝恩觀軍容使會寒食入宴有  
詔留之朝恩懼言頗逆上亦不之責是日還第自經死  
新書則云宴罷朝恩將還營有詔留之帝責其異圖命  
左右擒縊殺之外無知者明日下詔罷其觀軍容使外  
人皆言既奉詔乃自縊云綱目所書亦與新書合則舊  
書所謂罷官後自縊死者非也蓋唐時國史本諱之舊  
書但仍其舊不暇改訂耳

舊書第五琦傳賀蘭進遺琦奉事蜀中元宗大喜即  
命為江淮租庸使新書琦傳謂肅宗在彭原琦奏事訖  
即言當今急務在財用帝乃令勾當江淮租庸使據舊  
書則元宗所命也據新書則肅宗所命也按通鑑進明  
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  
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從軍無乏用上皇悅  
以為租庸使綱目亦書此事在上皇遣使以冊寶傳位  
肅宗之前然則琦之為租庸使尚是元宗所命也常以  
舊書為是

新書李泌傳德宗謂泌曰人言盧杞是共邪朕殊不知  
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共邪也舊書杞及李勉傳則俱

以此語爲勉之言而必傳不載按通鑑及綱目德宗與  
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其姦邪朕  
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  
有建中之亂乎與新書同舊書謂李勉者應誤  
舊書本紀貞元二年正月始聞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殺  
追贈司徒謚文忠新書本紀則書貞元二年八月李希  
烈殺宣慰使顏真卿據舊書是年正月已聞真卿被害  
則被害時尚在前也據新書則是年八月始被害也按  
綱目興元二年八月真卿爲希烈所殺貞元二年正月  
贈真卿司徒謚文忠是真卿被害於興元二年八月贈  
謚於次年正月與舊書同新書蓋誤以上年八月爲是

年八月耳

舊書武宗會昌元年九月幽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史元  
忠推牙將陳行泰爲留後八月雄武軍使張絳奏行泰  
慘虐不可爲帥請以本鎮軍討之許之遂誅行泰詔以  
絳知兵馬使明年二月令知留後事仍賜名仲武是張  
仲武卽張絳也新書則云盧龍軍將陳行泰殺其節度  
使史元忠自稱留後閏月軍將張絳殺行泰自稱留後  
十月軍亂逐絳雄武軍使張仲武入於幽州則仲武與  
絳截然兩人也按藩鎮傳行泰邀節度未報次將張絳  
殺行泰求帥武宗自用張仲武代之又通鑑盧龍軍亂  
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留後務旣而復亂殺行

泰立張絳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吏奉表  
李德裕以爲其辭理較順可許乃詔以仲武爲留後是  
通鑑所紀與新書合仲武與絳明係兩人舊書謂絳卽  
賜名仲武者誤

舊書宣宗大中四年九月幽州節度使周綝卒軍中立  
牙將張元仲爲留後新書則云盧龍軍亂遂其節度使  
張直方牙將張允伸自稱留後攷之潘鎮傳亦云張仲  
武卒子直方襲留後慮其下爲變逃奔京師軍中推張  
允伸爲留後是允伸之前卽直方而無所謂周綝者然  
舊書張允伸傳大中四年戎師周綝寢疾表允伸爲留  
後則允伸之留後得之周綝而非接自直方顯然明白

又通鑑云盧龍節度使周綝薨軍中表請張允伸爲留  
後則與舊書相合是允伸之前有周綝新書謂直方後  
允伸卽爲留後者誤

舊書鄭畋傳畋鎮鳳翔抗黃巢會臥病以地當賊衝宜  
用武將乃薦李昌言自代而身以赴行在新書則云畋  
在軍府司馬李昌言襲之畋好語曰公能戢兵愛人爲  
國滅賊則守此可矣乃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是畋之  
去寔昌言逐之也綱目分注亦謂昌言在興平因犒賞  
稍薄激怒其眾引軍還襲府城畋登城好語之乃李以  
畋務卽日西赴行在與新書所記同舊書誤

舊書本紀寶應元年冬賊范陽尹李懷仙斬史朝義首

來獻請降朝義傳亦云朝義走幽州賊帥李懷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欵來降梟首至闕下新書本紀則云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朝義傳亦云朝義先奔莫州田承嗣給令還幽州以懷仙兵來再戰朝義遂出而承嗣即以城降官軍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不納謀奔兩番懷仙招之至幽州自縊死懷仙斬其首傳長安據此則朝義先至莫州後又至幽州縊死非被擒於莫州也綱目書此事云城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殺朝義傳首京師分注亦云朝義屢敗田承嗣說今在幽州起兵朝義既出承嗣即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降朝義至不得入乃東奔欲入契丹懷仙

遣兵追之朝義乃自縊懷仙斬首以獻所記雖與新書小異然其為至幽州自縊則同非擒於莫州也當以新書為據

舊書楊復光傳黃巢犯江西復光遣吳彥宏諭降之巢即令尚君長奉表歸國宋威害其功擊之巢怒復亂朝廷誅尚君長新書復光傳則云宋威擊王仙芝復光遣使約賊降仙芝遣尚君長如約威疾其功密請誅之故仙芝怒復叛黃巢傳亦云復光遣吳彥宏以詔論賊仙芝遣蔡溫珠楚彥威尚君長來降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乃斬君長仙芝怒還攻洪州據舊書則遣尚君長者黃巢也新書則王仙芝也按綱目明書乾符四

年冬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宋威執以獻斬之而三年  
之冬分注謂仙芝攻蘄州刺史裴涯許乃奏官授以左  
神策軍押牙仙芝喜甚黃巢大怒謂仙芝獨取官去使  
此五千餘眾將安歸仙芝遂不受命分其軍二千餘人  
從仙芝及君長二十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是蘄州分  
兵之後君長常隨仙芝不後在巢所也然則遣君長降  
者乃仙芝非巢也當以新妻為是

新妻沙陀傳天復元年李克用為汴兵所敗朱友寧長  
驅圍太原克用与李嗣昭周德威謀奔雲中李存信謂  
不如奔北番國昌妻劉語克用曰王嘗笑王行瑜失城  
走而死奈何知之克用悟乃止據此則勸克用者國

昌妻也國昌乃克用之父其妻乃克用母也然五代史

唐家人傳云克用正室劉夫人明敏多智略當存信勸  
走入北番時夫人曰存信牧羊兒安足計成敗公常笑  
王行瑜棄邠州為人所擒今乃自為此乎則劉夫人乃  
克用妻也通鑑及北夢瑣言亦謂克用妻劉夫人勸克  
用固守其下又云夫人無子姬曹氏生存最夫人待曹  
加厚是劉夫人之為克用妻也明矣乃新妻以為國昌  
妻不知何據又通鑑謂是時克用甚懼嗣昭德威曰覓  
輩在此必能固守五代史嗣昭傳亦云存信勸奔雲州  
嗣昭力爭以為不可是二人亦不主出奔之策者也而  
舊唐謂二人謀奔雲州誤

舊書朱瑄傳汴師來攻瑄子妻出奔為野人所害傳首  
汴州妻至汴為尼新書瑄出奔野人執以獻朱全忠斬  
之而納其妻綱目分注又謂瑄棄城走野人執以獻其  
弟朱瑾時守兗州留其將康懷貞守城自出掠糧以給  
軍全忠遣將襲兗州獲瑾妻子奔淮南全忠納瑾妻  
還張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亦拜且泣曰兗鄆與司  
空約為兄弟以小故起兵相攻使吾奴辱於此他日汴  
州失守吾亦如吾奴之今日乎全忠乃出瑾妻而斬瑄  
五代史梁家人傳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張后見  
瑾妻云云綱目同太祖乃送瑾妻為尼后常給其衣食合三  
妻以觀則全忠所納者瑾妻而非瑄妻也舊書謂瑄妻

至汴為尼新書謂全忠斬瑄而納其妻則皆謂瑄妻也  
獨是五代史本歐公所作唐書亦歐公總裁何以並不  
參訂耶又按五代史瑾傳僅歸淮南後以殺徐知訓被  
族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位乎今行見公矣陶  
氏收淚欣然就戮此蓋逃奔江南後再娶之妻也北夢瑣  
言亦以

### 南詔涉海及銅柱之誤

南詔傳揚國忠當國使李宓將兵十萬擊南詔涉海而  
疫死者相踵按南詔雖有滇池洱海然自蜀至大理皆  
陸路初不渡此也又云元宗使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復  
立馬援銅柱銅柱在林邑國相距七八千里南詔安得

有之此皆傳聞之誤蓋宋時南詔已不入版圖故子京無從考訂耳

順宗諸子傳

舊書冀王絳本名淮初封宣城郡王和王綺本名潘初封德陽郡王福王綰本名浥初封河東郡王新書則絳本名潘初封岐陽郡王綺本名浥初封河東郡王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順宗皇帝本名李誦 諱真 字元一 京兆長安人 睿宗第五子 母昭德皇后 永昌元年 封德陽郡王 綰 本名潘 初封岐陽郡王 綺 本名浥 初封河東郡王 綰 本名潘 初封岐陽郡王 綺 本名浥 初封河東郡王



